龍岡山人古文尚書四種

序

疑古文尚書之僞始於吳棫朱子而明梅鷟　國朝閻若璩攻之尤力然梅鷟之書陳第極詆其譌張爲幻閻若璩之書毛奇齡作寃詞相難則詆古文者本未能厭服人心也嶽雲嘗謂今日攷據家幾如猾吏斷獄於此於彼皆有一說之可通惟能捍衛經傳默守師法者爲近乎大醇而無小疵右臣給諫著述宏博而於古文尚書護持甚力論說十餘萬言足以羽翼聖經繼踵陳毛矣此卷與某孝廉書尤爲全書綱領借讀數閱月錄副而後歸之大可見鄙人欽佩之深也光緒戊子夏五月

寶應劉嶽雲謹識

自序

世之疑古文尚書者衆矣疑而闕之可也疑而攻之不可也某君研經士也一日與余縱談至古文尚書而疑余謂某君君所疑者非必尚書之有可疑乃羣儒之以疑疑之也余既闢羣儒之誣矣忍聽君之疑益滋疑也哉淵明詩云疑義相與析吾亦析夫疑非所疑者耳爰論次其語不惟以告某君且以質夫天下後世之疑於古文尚書者光緒十年歲次甲申閏五月二十一日洪良品自題於京師宣南坊之奇石軒

古文尚書析疑卷一

黃岡洪良品右臣著

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某君著今古文志無之疑孔璧不足據故鄭康成亦云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是康成知有五十八篇必據別錄公曾非孔穎達之所能杜撰也至劉向別錄顏師古注禮經王史氏二十一篇雅琴龍氏九十九篇皆引之此不引者以其亡一篇故引鄭序贊爲證也）孔安國序云并爲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是漢人所言篇數卷數皆相同也而藝文志注爲五十七篇顏師古引鄭元敘贊謂後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夫曰後亡故五十七則未亡時猶五十八也要之安國所言除序五十八篇之總數與劉向別錄同所指四十六卷之總數亦與班固同其微不同者已亡之一篇耳然而篇之分併自漢至唐即有參差謂校以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者班固也謂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者桓譚也（見桓譚新論）謂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孔安國也皆以意分篇第初無一定之義例耳今某君謂多於今文之外者是十六篇即眞古文不

然則僞以書出於漢唯漢人爲可證驗耳夫桓譚新論亦漢人書也何以又云十八篇此十八篇之書但十六篇之書也不得詳僞總之十六篇十八篇二十五篇特分析各有不同其篇名固不大相懸絕也毛西河分篇恰符十六篇十八篇之數見古文尚書冤詞且不獨古文也但今文亦然伏生只二十八篇僞而增以泰誓則二十九篇矣僞而移泰誓於二十九篇之外則三十篇矣僞而鄭康成析之爲三十四篇矣僞而孔穎達分出數篇計之爲三十三篇矣雖專信今文者力爲申言其故其如終非一定不易之數何何獨於古文而刻以繩之

漢世古文有數本有詔高才生所受之古文有杜林漆書之古文三家古文大致同今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鄭康成從張恭祖受之孔穎達疏所謂三十三篇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者是也漆書之古文杜林於西州得之以傳徐巡衛宏統言一卷不著篇數賈逵見而作訓馬融作傳康成受之馬融作注孔穎達疏訓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

題曰古文尚書者是也康成初見三家本及得杜林漆書則又疑三家之失而以此爲眞孔壁本故其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誤以漆書本爲孔壁本而不知孔壁本之又有在也孔穎達不知鄭所注爲杜林漆書本與賈逵所受於父者無與而於古文傳授之際剖析不明將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各判師承之學混作一家自相矛盾以滋後人疑竇是其一失至鄭注仍用二十九篇者蓋以今文時方立學故依今甲注之其餘逸篇賈馬亦不注之故無師說也宋洪容齋曰漢人以不立學者爲逸書此逸之所由名也閻氏若璩惠氏棟不知鄭註爲杜林漆書而以孔疏二十四篇僞書冒爲鄭注孔壁本以攻梅氏古文之僞毛氏奇齡能知鄭所注二十四篇爲杜林漆書又誤以僞書二十四篇亦爲漆書之數俞氏正燮又譏毛氏以鄭之四十六卷當漆書一卷而不知此一卷猶言一部二十四篇僞注固

非漆書三十四篇之注亦非孔安國書今果若之言曰鄭氏逸書之數誰云與安國不同但與梅氏多二十五篇者不同是又不知鄭實不見孔壁古文所據者爲杜林本實非壁中眞徵本耳

或問子以鄭氏尚書爲杜林漆書本安知漆書本不即孔壁書乎曰若不讀後漢書儒林傳序乎序云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金字以合其私文觀此當時必已識漆書之僞廢而不行故欲借漆書以合私文必待行金貨以定之則漆書之異於孔壁本當時人已知之矣故隋書經籍志卽明注之曰非孔舊本唐陸德明亦申言之曰今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在當時馬鄭不見孔壁古文故誤以杜林漆書本當之乃本朝習鄭學者遂欲竊冒其名以之崇奉其師而奏立於學不知前儒已區判如此鑿鑿而不容稍混也善乎齊氏召南之言曰賈馬鄭所解之古文則就伏生所傳之二十八篇其字句稍異於歐陽三家故亦稱古文

尙書耳然馬鄭皆未見古文全經亦並未見孔傳是以注解不同穎達疏詳核矣余請一言以斷之曰鄭所注古文經文亦在梅氏本中特字句閒有同異其爲孔學與否姑不深辨但鄭之古文以三十四篇爲備孔之古文以五十八篇爲備鄭不過執其半而惟梅氏本乃得其全耳今乃反以其半而毀其全可乎

某君引史記儒林傳嘗載有孔氏古文尙書漢書儒林傳謂司馬遷亦從孔安國問故遷書惟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書多古文說餘皆今文疑夏商周之事何以不采入本紀中不知遷從安國問其說耳未嘗從安國受古文也古文之全未見也是時書皆竹簡其數繁重安國旣悉上送官唯私寫一本藏之於家以授弟子故傳云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儒稱司馬遷亦從安國問其從安國問者或司馬遷於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有疑因於安國所藏之古文質之故此數篇多古文說他則不能備錄亦不暇及蓋是時古文未立學官爲私家藏

本司馬遷又非其受學弟子安得而有之而悉載之觀於儒林傳紀安國古文曰逸書得十餘篇不云十六篇而云十餘篇者蓋猶未得其滋多之實數也於篇數尚未能詳而謂能采其文以入本紀乎

果若謂古文爲王肅僞造雖無確據卻有數處可疑肅僞撰家語以難鄭氏未必不撰古文以難鄭氏一也釋文謂王肅注詩述毛而非鄭其注尚書未必不欲非鄭二也釋文於今文二十九篇多述馬鄭之字義與孔傳同是王注與孔傳如出一手三也又晉書之鄭沖等恰與肅時代相接四也品案此言猶蔽於王西莊邪說人皆誣梅氏惟西莊素祖鄭學見王肅注有古文說又有難鄭論遂誣其造家語（因有王肅注而駁之）復誣其撰尚書果若信而附和之家語余不暇辨但就尚書而論取陳壽魏志者之志云肅皆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傳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是其所論駁之者鄭之三禮也於尚書未之

及也魏志紀載畧皆昭然陸德明謂王肅作聖證論以難鄭而雜入注尙書魏志實無此文無論此事之有無要於梅氏之古文無涉也毛西河猶謂王肅不見古文而孔穎達謂王肅注始似竊見孔傳則前儒謂王肅爲見古文實有可信至肅與鄭沖同生漢末後漢古文始行二人或同見其書亦事之常然前史未載鄭沖古文受自王肅之事何能臆造其說況黃初時王肅已仕於朝靑龍中漢獻帝薨王肅上書論諡魏甘露元年王肅已卒去晉永嘉之亂尙五十餘年此時古文固儼然在也會其同異采而用之非無可據何待另造一古文以難鄭哉況孫叔然爲康成弟子與王肅同時魏志云因肅駁其師說亦作駁而釋之使肅當日果僞造家語僞造尙書僞造孔傳叔然豈有不明證其僞而直發其罪者而乃僅駁而釋之也哉而乃待千百年以後之人繩其僞造也哉至於王肅注十一卷今已不傳惟舜典所引數條與孔傳同此皆在永嘉未亂鄭沖梅賾未出以前而其說已與孔傳合誠非不見古文

者足下以此證古文之僞僕轉幸以此得古文之眞也

某君曰蔡氏駁五子之歌書序云經文已明此但贅疣耳今梅氏古文中如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旅獒蔡仲之命周官畢命諸篇皆有序且視書序爲更詳似就序文而引伸之者君陳無序似書序與畢命同也其無序者止微子之命一篇而已夫書序已序作者之旨而作古文者又序序之所序亦何怪書序之成贅疣哉品按作序之體本文已明則撮其要本文未明則析其旨五子之歌經文雖明書序約之僅數言耳至於作書之意必敘來歷此自然之勢序以申之互有詳略不相妨也某君以古文諸篇皆就書序引伸而成似乎後世帖括家先有題目後有文章者何所見而云然歟據此則今文亦可議矣今文如召誥洛誥金縢禹貢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牧誓顧命諸篇其篇首曷嘗不類序序曷嘗不與書相應而可謂其序序之所序邪史遷言孔子序書則序爲孔子所作故遷采入本紀中衛宏馬

融鄭康成亦主遷說至朱子始疑序以爲魏晉人僞作此本朱子之僞誤蔡氏學本朱子遂據師說以駁之然所駁者猶其序耳今某君乃更據序以攻經則歧之中又有歧矣

孔穎達疏云孔君所傳値巫蠱不行以終某君駁之云漢志言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並無作傳之說則漢人於梅氏孔傳夫且不知豈僅未見品竊以爲漢人非不知其作傳也班固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夫古文何以有說必安國於古文先有訓詁明矣使司馬遷不知其有傳何由向之問而用其說哉然班氏不入藝文志者蓋藝文志所載皆官書目孔安國未及上傳其書不入官府故班氏不載觀於孔安國論語傳魏何晏采入集解而藝文志亦無之可類推也今世阮元亦刊有四庫未收書目豈得謂其爲僞書也哉

自來讀今文者見伏生合二典爲一篇以爲舜典已亡必別有書品者

古文尚書辨惑證其具在茲因某君有疑而再申之某書而曰典典者朝章也其體與本紀不同本紀之體凡微時軼事家庭瑣蹟或開載之至典體端頂唯紀其大者如修德行政命官諸大端皆所必登餘則從略試讀堯典首節敘其德次敘教化再及政令末四節詳其用人至舉舜而已終矣某君謂舜往于田三句祇載見瞽瞍三句似舜典中語不知此乃微時軼事禹謨於益口中隨文帶出以作陪襯若作典之正文則不合堯典未嘗載代摯以前事也欲常常四句此家庭瑣蹟亦與典不合故朱子但注爲古書之詞未嘗波及舜典也帝使其子四句舜尚見帝四句其事與觀型釐降同不容複出且詞氣亦不類孟子亦未嘗指爲書詞也今某君之言曰以上六條皆似舜典中語梅氏古文於前三條則竄入禹謨中後三條因原文無書曰二字遂漏而不引總因彼已分堯典爲舜典故凡係舜事皆無處安置耳此則近深文周內矣試思萬章引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無書曰字禹謨何以有之萬章又

引舜流共工于幽都數語亦無書曰字今文何以有之邪

又案西河毛氏言萬章引父母使舜完廩一段爲古舜典文故作舜典補亡列於其下徐理初亦主之余獨不謂然其詞雖古與類書或是僞書他篇斷非典中所宜有以其事近家庭瑣屑有異朝章體製也杜佑通典　皇朝通典會纂入此種秩事否即此可悟古書之法况二嫂使治朕棲此何等語而謂史臣乃載入朝典中邪考經者辨古字析古義審古音亦當識古書文體　本朝考據諸家獨少此耳

某君曰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今見允征篇考之書序固當不謬但左傳下文又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今乃指爲季秋月朔豈晉太史獨未讀此句而妄指爲孟夏乎抑季平子何不引之以折太史將無亦未讀梅氏古文乎品案毛西河謂此爲夏周異禮而太史解說之詞其言甚辨所以解季秋孟夏日食用幣之故由夏商之禮不同也余以爲諸家所疑毛氏所辨特詳禮制於引書

法猶未參出太史何嘗不知夏四月與季秋月不同乃其引書則截出季秋二字但注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而不復詳時月只取月朔二字以申明日食須用幣之意語不求備所謂斷章取義也某君謂詩有斷章取義者未聞用之於書不知詩書一也左傳中此類不止一處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引之以證祁奚之舉善地平天成引之以釋子臧之不衷其詞與其事絕不相應此卽其例耳大約古人著書臨文尚不知有後世考據家法故徵引所及字句時有竄易篇目時有離合乖讀時有假借凡期以達吾意而已而本 朝經學諸家以其考據之法按圖索驥愈密而愈失之自以爲既精且確實則不精不確至於證佐既窮而又有懷莫釋又不肯守古人闕疑之義則逞其私臆而一概抹之曰僞嗚呼冤哉

某君但以引書不合證古文之僞乃更有以推算不合證古文之僞者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卽位歲在壬戌乃

五月丁亥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亦非房宿十三年惟四年九
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卻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末亦非房宿
此閻氏之言也而大衍新歷云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
房二度見唐書歷志王伯厚困學紀聞引之又引皇極經世謂仲康元
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惟餘姚翁元圻釋之曰通鑑前編
虞劆以季秋日食爲仲康元年而唐傅仁均等新歷以爲仲康五年癸
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夫以歷術求之則晉歷殷歷周歷
已自不同恐此以求豈無抵忤故以歷較之經世紀年夏殷之年盈縮
者二十有八焉蓋歷家有歲差之說久近各殊新歷以五十年而差一
度虞劆以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其大致蓋由於此今從
新歷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劆則合於經世之年且以經言之則
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肇位之義爲合據此則閻氏之言
洵不足爲據矣獨是三代以前甲子本無可考故天文晷度劉歆以三

統歷推之猶未盡合今閻氏乃從數千年後籍口授時時憲二歷而以
定古文之僞不亦惑乎
某君曰論語所引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一章語意
本是一串今之湯誥乃分作二處豈孔子固欲輯書語以成文乎品案
毛西河引仲氏曰論語堯曰篇非引經體故其所引者皆係孔書而安
國作論語註並不註一篇名於其下如咨爾舜章不注大禹謨予小子
履章不注湯誥雖有周親章不注泰誓所重民食章不注武成何則非
引經也余謂雖非引經不可謂非經中語所謂鈔變其詞以爲文者此
例古書多有之如漢書律歷志引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說文羊部引孔
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皆語非一處雜綴成章迄至酈道
元注水經則用其例而愈變愈巧如釋羽山引尚書曰堯昔曰四岳得
舜進十六族殛鯀於羽山是爲檮杌與驩兜三苗共工同其罪故謂之

四凶鯀既死其神化爲黃龍入於羽淵是爲夏郊三代紀之引尙書而不用其文復竄入左傳語而猶注爲尙書足下將據此以定尙書之眞僞能乎不能乎近代孫觀察星衍徧搜百家傳記中所引逸文彙成一卷刻之謂之逸書而不悟其中有鈔變之詞乃盡信爲孔壁之遺是猶疑金爲銅而反執碎鐵之爲金也是由不辨古書文體之所致

某君曰孟子云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書乃云勗哉夫子罔或無畏甯執非敵百姓凜凜若崩厥角一屬告百姓一屬告將士非獨語意不同句讀亦異品粲比亦非引書體殆如史記本紀用今文尙書例而竄易其辭者也韓非子有度篇先王之法曰臣無或作威無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此亦述洪範而竄易其辭者與此正同

某君曰孟子云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原係序事之詞今書乃曰肆予東征綏厥士女則已

入武王口氣矣下又云昭我周王豈武王口中乃自曰我周王乎雖多
士多方嘗有是稱然亦周公代武王之詞非成王自稱也品案此章口
氣曰周王曰我大邑周係對士女而言然皆史臣之詞非武王執簡爲
之也孟子不已云乎吾於武成取二三策摘其血流漂杵一言爲已甚
蓋緣過涉鋪張不覺語有病累故孟子疑其血流杵之言惠氏疑其壹
戎衣之言孫氏疑其大邑周之言今某君又疑其我周王之言要皆史
臣措詞之所致幸孟子已先道破故決定爲原書
某君曰湯始征自葛載一節孟子中再見按書序云湯征諸侯葛伯不
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據序所言則此節與上文葛伯仇餉句俱係湯征
篇無疑今乃在仲虺之誥篇中而又刪去歸市者數語將毋因此是敘
事之詞彼既入仲虺口氣勢不便全行闌入邪又此節後來其無罰與
前章後來其蘇嘗仍係一語特孟子引之字句小有異同耳今乃分見
於虺誥太甲二篇則此節多天下信之句此節又易一征爲始征葛始

爲葛載望雲霓爲望雨不止爲非止耕者爲芸者將毋皆非一篇中語
邪品案書序有湯征共篇已亡今不可考但就書證之孟子所引斷
非湯征所應有如湯始征自葛載時方征葛不暇計及後之有征而以
此爲始也征葛自有一番聲罪致討情事不必敘入西夷北狄以自裝
門面也是故史記本紀之詞則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
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見治不（讀作否）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
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
有攸赦其爲湯征原文雖不可知而在當日誓告大意當是如此故白
樂天補湯征篇數葛之罪其略曰湯若曰惟葛伯虐於民慢於神惟社
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予畀厥牛羊乃既於盜食予
佑厥稼穡乃困於仇餉吁廢於祀神震怒肆於虐民離心頑繩契以降
暨於百代神怒民判而不顛濟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
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中多襲經句成文較孟子合兩篇之詞

爲一者尤甚此文若在魏晉以前尚書又增一寃矣然則仲虺之誥太甲之篇曷爲而有此曰仲虺之誥乃成功後追述前事之詞耳太甲篇又追述前王遺事而隱括之其文法又變如不曾西有北伏而怙之曰幽其有邦厥陰是述事體非紀事體至於一語分見兩處今文尚書亦有之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見于堯典而益稷篇復載之夔曰擊石拊獸率舞亦見舜典而益稷篇又引之說命述高宗諒陰弗言事而無逸篇昔在高宗一段又詳言之由是觀之即湯征篇果有是文而虺誥太甲亦不妨微述所謂數典不忘也但孟子引書亦實有增損其詞竄易其句者故同文異字往往層見疊出如一征易爲始征葛始易爲葛載望雲霓易爲望雨不止易爲弗止耕者易爲芸者其蘇易爲無罰此自其行文避當同處原與尚書無涉若謂歸市數語爲僞者刪去則又不然禮經解引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易無首一句緇衣引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

正率勞百姓今詩無首五句是果誰僞造而刪去之哉大率古人臨文信乎掇拾隨意翦裁法因文立本無定例後儒不知故考古輒多齟齬僕故曰考據家須辨文體識文法非玩獵詞章之謂蓋必如是乃能得古書迻變之由不至妄誣古人耳案中庸引詩烝民篇德輶如毛又引詩文王篇上天之載中間以毛猶有倫句末足以至矣二字而首合冠以詩云與此例同

某君謂辨是非須審義理辨眞僞須用考據然而考據不參以義理則眞僞亦不能確尚書經孔子所刪定刪其不當於理者耳余嘗讀百家所引尚書之文多蹐駁不倫而四經論孟諸書所引獨義宏理正以其實主孔子刪定之本也彼周秦諸子皆高才博學尚未能擇焉必精而謂魏晉以下諸儒能補綴如此醇備乎乃本　朝諸儒概置義理不講反引雜家逸文逸義據爲壁本所遺吾不知孔子所刪者當何語也試略舉之如墨子之小人見姦巧不言也發罪鈞呂覽之五世之廟可以覩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此何等語而謂爲孔子所刪存乎太史公曰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總之不離乎古文者近是止謂此種今諸儒徒事考據不審義理取聖人之所棄反執以誣聖經雖日詳訓詁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

某君曰孔疏云時已亡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釋文云與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敘稱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夫指之曰造又經梁武之駁則以爲是安國所注者果誰主是議哉孔陸同時何所見不同若此品棨各家所見不同當以是非實證定之梁武帝謂伏生不至誤合如顧命康王之誥則其所誤合者也陸氏不信二十八字不知此二十八字亦非姚方興所能僞造毛西河嘗辨之矣其言曰阮孝緒七錄有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在淡末有引用之者王延

壽靈光殿賦有云學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元塞此必孔傳舊本原有是文故彼此襲用之至宋書禮志引魏明帝時高堂隆建議改朔引尚書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則亦先於方興者毛氏所引證驗不一而足梁武不及深考而但按伏生今文以駁之陸德明主其說而謂方興采馬王注以僞造至毛氏歷引漢魏以來之書本可無疑孫淵如猶執己見謂毛氏非釋其篇乃發其覆意以方興采羣書爲之耳豈王延壽王粲阮孝緒高堂隆亦各僞造成文不謀而合邪其必不然矣孫氏眞瞽言哉

某君又謂姚方興上二十八字時使晉祕府果有古文梁武何難校其眞僞不知隋志所云有古文經文者爲晉世之祕府耳自晉至齊相去又百數十年晉世祕府之本未必果存但是時孔氏古文立學已久孔傳已大行於世家有其書非若晉世祕府之本僅存也然猶闕此二十八字梅賾上傳時亦不敢撰此二十八字而其舜典注必取資於王肅

范甯以補之則謂梅賾僞造孔傳者眞妄言也玩舜典文氣確是兩篇要不能憑空突起時柴武意主今文故仍以伏生之文騐之然二十八字之上於姚氏或當時另有別本並爲梅賾所不及見皆姚方興所上者二十八字之本非僅上此二十八字也及姚本不用不知存亡至隋而復購得此二十八字之本可見古文流傳民間私藏者甚眾不獨梅賾所上之一本也何得以時無祕府古文而或疑其僞也哉

桑君曰漢書儒林傳云安國授都尉朝以及塗惲子眞後漢書賈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則逵但安國之第七傳弟子也品桑受孔壁古文之傳者逵父賈徽耳賈雖幼傳父業而其學實不專守安國所傳賈逵傳云賈以夏侯尚書教授則是逵所習者猶今文也楊倫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係郡山本見杜林傳）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是逵所見者又有漆書古文也及肅宗好古文逵始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此乃孔壁之古文是逵一人而兼習今文又見兩古文也至

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遂集爲三卷或於兩古文嘗有辨別惜其書不傳末由徵驗孔穎達疏剖析賈學不明致　本朝諸儒徒見賈傳古文而不知賈所見古文有二遂將賈與鄭所注漆書之古文混爲其父賈徽所傳之古文而謂鄭康成與賈同受孔學矣夫漢世立學今文人人習之習今文而兼古文者賈逵而外則有倪寬歐陽生傳所謂事伏生以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者也其餘則古文有見有不見授受之間不容稍混讀漢書而詳審其派別者定其源流則古文之來歷既明自不得因鄭氏而誣及梅氏矣

今又有攻古文不已並以采輯之例而誣及今文者如臧拜經所謂擬以記之以下至敢不敬凡七十四字史記不載馬鄭注不見斷爲尚書本無出魏晉人僞撰其所曰漢書敘傳時舉二字乃班固語作僞者橫截前史勦襲舊文陳壽祇敃之日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燀爍威靈皆用虞夏書詞也時舉傳納聯繫今文爲句猶述武紀之疇咨熙

載文家常法耳何預僞手夫陳壽祺亦不信古文者也於古文則攻之於今文則護之共所引證之文若在古文則以爲梅賾所采而在今文則以爲後人引前渠胸中尙有公是非邪至臧氏因馬鄭偶未注及之語並今文而亦毀之則共設心已可見矣後之學者可恍然於共攻古文之故矣

書諸儒論古文尚書後寄某孝廉

凡攻人之僞必確得其證據以辱定其主名之所在今考諸家攻古文者其所列證據皆以私臆附會實無確驗其旨約有數端焉一曰古文亡於永嘉之亂也考隋書經籍志晉祕府有古文尚書所亡者傳也非經也故梅賾得孔安國之傳上之後儒不深考因以爲梅氏僞造之據不知是時古文尚存何待梅氏之造且古文之授受不自梅賾始也其不足爲證據者一一曰古文晚出之可疑也夫古文並非晚出特立於學官之稍晚耳蓋自古文出於孔壁孔安國上之遭巫蠱未行劉歆移書太常博士又爲諸儒所切齒既不得立學官於是私家各奉爲傳授之本而漢則都尉朝膠東庸生胡常轉相傳以至桑欽東漢則魯國孔僖自安國以下世世傳古文不絕子長彥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至魏則王肅亦見古文所注尚書多古文說至晉則鄭沖以授扶風蘇愉蘇愉以授天水梁柳梁柳以授皇甫謐據之以作帝王世紀梁柳又

以授臧曹臧曹乃以授汝南梅賾千載以下考其淵源相嬗不絕就使晉世祕府之本已亡而民間傳習之本固尚在也況祕府之本隋志並未言亡乎彼今文亦當日得自民間者並非中祕所有則民間傳習之本豈以立學稍晚遂指為偽且立學稍晚者如左氏孟子大學等書不疑為偽且有竟不立學而相傳至今者如老子莊子荀子呂氏春秋等書絕無授受而猶傳至今亦不疑為偽何獨於古文而偽之況前漢平帝時立古文於學後漢肅宗時詔有受古文者予以官則古文之私習者當愈多及至南北朝孔鄭並行猶互有興廢至隋唐廢鄭立孔乃始孤行自漢至唐一脈流傳初無人稍有訾議其偽者隋唐大儒如劉炫孔穎達陸德明輩皆博古通經朝代最近耳目最詳使稍有偽豈肯徵信彼宋元以下之耳目其不逮隋唐以上之耳目為親也明矣隋唐之書不可信豈數千年以後浮游無根之言轉可信乎我　朝諸儒去古日遠僅掇拾宋元餘論以作標準憑空臆決影響全無其不足為證據

者二一曰古文多采輯傳記以成之也夫宋元明之疑古文疑其文辭之不類耳特未及證以各傳記之所引也於是明人陳第爲古文引書證一篇以釋其疑　本朝毛西河爲古文尚書寃詞案列傳記所引以補其缺凡皆以明古文之不僞也乃不謂攻古文者轉即以此證爲古文之僞如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惠定宇古文尚書考王鳴盛古文尚書後案孫淵如尚書今古文注疏段玉裁古文撰異凡古文散見各傳記單詞隻義一一注作出典謂梅氏集腋以成裘不以爲後襲前而以爲前襲後至是而古文之寃始成然而無難辨也漢世張霸造僞百兩篇劉歆以中古文校之非是立黜其書而儒林傳即載其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篇或敗簡文意淺陋使晉世有僞造古文如張霸者其時祕府古文尚存必有校而黜之指而摘之彰彰書諸史册者乃求之晉史中而晉史無有也求之南北六朝史中而南北史無有也撰厥所由大抵　本朝諸儒以其輯采遺書之例推而加之古人耳使彼果以采

輯皆僞當案各書原文而一一摭之不遺玆何以引孟子而有同有不同引墨子而有引有不引且以彼書之詞而竄入此書以人人共見之書而故爲疏漏以授後人罅隙古人雖拙斷不至此蓋輯書與引書不同引書者但求達我之意故隨手掇拾容有參差輯書者方求堅人之信必極力搜羅期無外漏以此推之其爲後娶前非前娶後也審矣況古文與今文同出漢世今文之散見各傳記及爲漢魏以來所徵采者何限試以此例施之於今文則今文亦僞矣且不獨今文也使以此例施之於易詩禮論孟各書則各書亦皆僞矣蓋先有一僞字橫於胸中求其左證而不得又見閻中陳氏西河毛氏旁引曲證無可置詞乃爲以矛刺盾之計仰就其所引證者甚其詞以誣之此求勝之私心非平情之公論其不足爲證據者三一曰書有百篇何以左氏內外傳獨古文之咸在也謂左氏不能專讀梅氏二十五篇之古文必梅氏就其所有而采之不知左氏亦不能專讀伏生二十八篇之今文何以只引今

文而百篇多不之及夫今文古文固均在百篇中也且不獨左氏也即
大學一書引康誥者三引堯典者一引泰誓者一皆今文爲多古文止
引太甲一篇而於百篇亦概不之及豈今文亦僞書邪今古文同在百
篇中不以此僞今文何得獨以此僞古文邪其不足爲證據者四一曰
篇目之不符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注云五十七篇又
云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師古曰孔安國序云
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
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據此則漢志與孔傳四十六卷之
數兩書皆合而篇數則不合篇從卷出篇數既不合矣何以卷數之合
邪夫孔序與漢志不合猶可言也乃班固既以古文經有四十六卷爲
五十七篇則除二十九篇當注爲多二十八篇何以注爲多十六篇邪
迨經孔穎達敘出得多十六篇之故而桓譚新論又以爲多十八篇矣
隋志且以爲十三卷十四卷矣總之卷是綱篇是目卷有一定篇目分

併不同彼此各有取義不能畫一是故同一論語也古論語有二十一篇而魯論語則有二十篇齊論語則有二十二篇同一孝經也顏芝所藏有十八章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又有衍出二十二章不以此疑論語孝經之僞也四庫書目凡古人之書日久流傳篇卷皆不能歸一紙本且然何況竹帛其不足爲證據者五一曰字句之有互異也夫異文異義各有師說易則孟荀費不同詩則齊魯韓不同毛西河曰馬鄭同學竝無一字相合（宋馬鄭惟注旅獒一條同）即疏解亦無合處又曰賈氏漆書又與馬鄭本無一字相合夫賈馬鄭同受杜林古文之學而毛氏摘其異字至數十之多則梅氏孔壁之古文字有互異亦何足怪況由蝌蚪而改爲漢隸由漢隸而改爲唐之楷書偏旁點畫之間各有會意萬萬不能一致焉能比而同之邪其不足爲證據者六既無一端足爲證據猶有一定主名之可指猶可言也乃歷觀諸儒其不若晉書隋志者見梅賾上書則曰梅賾所造其見晉書隋志者知授受出於鄭沖則曰鄭沖所造

又見皇甫謐帝王世紀據五十八篇之古文則曰皇甫謐所造又見王肅注有古文說有舜典二十八字則曰王肅所造問其僞造之實徵於何書則仍茫然也不過後人懸揣之詞耳今執途人而語之曰爾盜也問其贓執則無有也問其姓名則不知也問何以見爲盜曰想當然莫須有雖執法如皋陶恐不能以之定爰書矣然而鑿空之談一唱而百和者則何也吾嘗推原其故矣大率墨守漢學之徒黨同伐異有妬於鄭康成之不見耳夫康成之不見有故漢人傳經最重家法彼既先受三家古文後受杜林漆本師承在是不暇旁及故雖有安國之書未立學官非其師說即有聞知或即付之不論何得以鄭注之偶遺遂指爲孔壁之有僞昔孔子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後人未嘗以此疑其僞也何獨疑於古文而僞之乎夫古文一厄於秦火再格於巫蠱且沈且晦經數百年而其道始行是乃古聖在天之靈所默爲呵護以延此一一綫者諸儒即各持一見攻

傳注可也攻序論可也柰何攻及於經夫攻至於經則天下無復可信之書而聖學由此絕矣

序

古文尚書唐以前僞之者無一焉明以後不僞之者亦無一焉僞之者曰吾說是不僞之者曰吾說是將奚是之從曰有眞是非在所謂實事求是者是也同年友某直諒多聞士也索予古文尚書辨惑觀之迺自著一書曰尚書解紛蓋欲平兩造之爭其意誠厚善余謂友某是非無中立彼是則此不是此是則彼不是二說之中必有一至是者存焉因與往復商論以期定於一是然而吾非敢自以爲是也亦不敢必人之皆我是也是非之公自在天壤姑存其說以俟夫後之人光緒戊子十一月既望洪良品自題於京師城南之半畝園

古文尚書商是卷一

黃岡洪良品右臣撰

復友某論古文尚書書

承示毛張二家古文篇卷之失僕已領悉但就班志而論其自注篇卷亦殊不明析如云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又云得多十六篇據五十七篇之數除去今文二十九篇當云得多二十八篇何以云十六篇哉上云今文二十九卷又云以考二十九篇（史記亦云二十九篇）是篇卽卷也何以於古文則云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是又卷自卷篇自篇也卽一尚書而篇卷異稱如此且既云以考又不將所考篇名及歧異之處注出不獨執事疑之僕亦疑之久矣諸家必據班志以攻古文就班志一端已多參錯不能辨班志之歧安能摘古文之僞不獨班志也王充與班固同時其論衡又云古文四十五卷十八篇矣不獨古文也孔穎達謂合泰誓爲二十九篇陸德明謂加泰誓爲三十篇且漢世立泰誓於學鄭康

成親分爲三篇而班志不注彖篇名一字此又何說總之古人疏略古事未昧孔子云信而好古又云多聞闕疑我輩讀古人書當信其所可信者闕其所可疑者如孔疏所引藝文志措辭或未析而其所引別錄五十八篇則甚確何也劉向別錄二十卷藏於隋書經籍志又見於新舊唐書藝文志唐時尚存穎達與師古同時引之不得信師古爲眞疑穎達爲僞且此時絕無爭論古文者正義奉詔所修穎達斷不敢造一書名以眩衆目自古至今從無有議唐時別錄爲僞書者此則其可信者也若謂師古何以不引致顏注於易經十二篇詩經二十八卷禮經五十六卷亦未引及無常例也其引孔序偶隨所見也執事意以師古未引疑穎達之不足據則穎達所引別錄從何而來况穎達因與師古同參書局者乎在師古親據鄭贊以解五十七本非孔序穎達所引自主別錄與班志何也當時孔序別錄五十八篇人人見之班固時亡一篇故五十七穎達不見顏註當見鄭贊鄭尚知孔書之爲五十八

益信別錄孔序之眞穎達羅統引之其文未析其意可推也乃執事誤會鄭贊疑師古所言不足據不知師古親見鄭贊據以釋志當必無誤鄭贊言亡一篇當係解班志之詞非注其書乃釋其事也閻氏以武成當之固非執事以咸有一德當之尤似未合蓋鄭贊未言何篇亦未言更亡二篇也其云建武之際亡咸有一德亡者乃鄭註書序之詞尙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臩命等篇注亡注緇衣亦云泰誓亡豈止更亡二篇哉執事所定篇卷又以鄭注二十三篇逸書充數案孔疏但云一十三篇無二十三篇也又以書序一篇充數案班志明言古文經四十六卷今文經二十九卷不言兼序也總之篇卷難定不如從大序孔疏較爲有書可據若以二書爲僞則諸家又無眞書以證之徒逞臆造言愈說愈歧耳諸家以孔序孔疏不合漢志不知孔序孔疏卷數合於漢志篇數合於別錄孔序在別錄前別錄在漢志前孔序著於文選科斗書三字見於鄭註（此三字見孔序）執事猶不敢信但孔序他皆閑文唯有篇卷數

目是古文眞僞關鍵既與篇數卷數相應復何疑焉僕言十六篇亦據大序考定乃就班志以考二字悟出既云以考必有所據篇數分合之例孔書有之故據以爲言執事疑劉班既見孔傳何以不載人志考宋史藝文志有大部同行書不入數者爲王伯厚玉海王象之輿地紀勝大金國志契丹國志等書皆不之載元史臣當非未見此類眞不可解即據班史彼亦云司馬遷史記多古文說夾說即傳義也班不見孔傳而何以知之也惟是劉向曰五十八篇班固曰五十七篇而劉歆曰十六篇王充曰十八篇此則其可疑者闕之可也據此以攻古文則不可也何也論古不可執一以廢一也泰誓在二十五篇中眞則皆眞僞則皆僞執事謂書在中秘馬融典校秘書何以未見此誠可疑但融唯以書傳校泰誓不以中秘校泰誓不知此時已典秘書否若已典秘書則秘書既無泰誓即當援秘書以證之曷爲轉取證於書傳也如此詰昧情節尚難據之以定僞泰誓而謂可據之以廢眞泰誓哉執事又疑二

劉賈班曾見泰誓何以令神怪泰誓經立於學不知泰誓立學在武帝時諸生誦習已久劉歆請立十六篇諸生不應夏侯勝師丹大怒謂歆非毀先帝所立歆不自安出為太守班賈何敢復贊一詞哉且劉班之十六篇若非此二十五篇則十六篇亡於何時二十五篇僞於何人諸家亦不能指一書為證也大率古書古事實有不可考者不獨尚書為然若徒執一節以駁古經恐各書不無可譏朱子曰若一齊不信則倒了六經誠通論也惟乞亮察不宣

再執事謂篇數難定誠實事求是要論然篇卷實係分併不同此處只可闕疑然諸家既據漢志劉歆十六篇語以駁古文僕亦惟據劉向別錄五十八篇語以折之而已僕更有請者唐前經解各書十不存一其存者無不出於孔疏即今日鄭學家所輯馬鄭註無不出於孔疏及唐人所引若疑唐人為不足據則不獨孔學絕鄭學亦絕不獨鄭學絕並十三經學亦絕何也唐以前經學以孔疏為會歸故也今大序別錄及

古文篇卷分併數例具見孔疏乃諸家信十二經而獨不信此一經所引似非持平之論但孔疏非雜書多或有剖析未明處解會偶誤處舉其大概當必無差所引必有來歷斷非杜撰正其微失可也揭而否之不可也乃繫四庫提要者謂陸德明孔穎達不確於劉歆班固吾謂劉歆班固不確於於劉向彼據歆固之十六篇僕據劉向之五十八篇也總而言之篇卷多寡參差無關古書眞僞四庫提要所載各書篇數前後不符者甚多皆非僞書獨持此以繩尚書古文似亦未得其平僕之所以不能無疑於閻惠也執非言竹書曰篇帛書曰卷壁經當是竹簡故劉向校有脫簡是也旋又疑志稱四十六卷謂竹簡不可卷僕因舉太序亦云以竹簡書之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豈安國書簡又書帛爲二本邪他如王充論衡亦篇卷並著至歐陽夏侯章句有言卷者又有言篇者篇卷分從竹帛本自有別秦以前書言篇者多言卷者僅見漢志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而已執非又謂漢

志五十七篇無五十八詰據鄭贊爲亡一篇之故鄭亦東漢人必因此語誌之卽此可知班乃就現存實數而言顏不引別錄而引孔序或據其最初者言之意以別錄敗目出於孔序也古人疏略紀事隨便不能如後人之精詳設一我輩從千載後懸空測擬只可略知其意安從起古人面訂之也故考證之學僕雖爲之實不敢自信然古人云與其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甯信其有勿信其無較之捕風捉影輕毀古經者差爲近之管見所主如是何如何如乞教我

與友某論古文尙書書

前承見教以班志古文篇數爲詞諸家引班志以駁孔疏先於志所以得多十六篇之故不能考出天下未有此書不析而可據以駁他書者僕所以不能釋然於閣惑也執事謂馬融與校祕書若十六篇有秦誓融不容不見誠屬可疑然此類漢已有之揚雄好古博學與馬融埒校書祕閣與馬融同今文立學近百年三家傳注大行其酒誥召誥脫簡

又經劉向以中古文校定而揚雄法言則云酒誥俄空今亡矣夫豈天祿閣中無今文本邪豈是時立於學者無酒誥邪凡如此類均不可解史載馬融所注古文爲杜林本非安國本恐漢儒各守所聞其不習者不措意焉祕府書多亦未必能盡覽不然劉向校祕書則有別錄班固校祕書則有藝文志皆紀所見書自馬融無是也馬融忠經所引二十五篇古文極多姚立方古今僞書考以爲不見隋志斥之爲僞而脩四庫提要者據之人遂不敢復引爲證但姚氏卽攻古文徒黨凡輯書有涉古文者無不以僞蔑之此古文所以難考彼旣以忠經不見隋志爲僞是以隋書爲可據也何以古文明載隋志而僞之可見其言之矛盾不足信此時僕亦不暇論及忠經特因古文而縱及之耳或又以馬融未見疑漢世十六篇非二十五篇者僕考漢儒所引古文無不出於二十五篇已輯出十餘條載入卷中卽如康成注武成建武之際亡而王充爲肅宗時人其論衡云察武成之篇血流浮杵是武成王充猶得見

之也康成又注周官亡而鄭志載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康成答之是周官趙商猶得見之也其餘不可枚舉若以十六篇非此二十五篇則漢所引二十五篇語從何而來閻惠諸儒亦有引而毀之者無奈毀之不盡踪蹟愈彰僕嘗考之漢紀矣紀云古文雖不立學官通人學者皆好尚之是安國古文漢末猶存確證故鄭沖生於漢末與荀悅時代相及猶得竊聞其傳遞相授受以至於梅賾而皆世祕府猶有古文經文卽今之二十五篇也乃閻惠諸儒必欲毀之意謂晉史不可據而又不能實指十六篇亡於何時二十五篇僞於何人見於唐前何書只是明畔孔疏隱用孔疏既用孔疏而又攻其非實直以已意爲古說此僕所以斥其有者無據也至鄭注書序亡逸書已不存僅見孔疏疏方據未爲未見古文之證而諸家徒以康成東漢大儒古文何至不見所注亡逸豈得無憑不知讀書論世當求其實不當徒據其名漢唐以前書皆錄本不似今日印刊易於布購古文。況於祕府

民間所傳不能家有其書且眞僞混淆傳訛襲謬亦所不免卽就鄭註所引書序所注其不合者已有如此（見前論）故范史誌古文授受但以馬鄭爲杜林之傳不以爲安國之傳而傳安國者專屬之於孔僖父子此必六朝時各家漢書尚存張霸僞書及馬鄭全書亦經諸儒兩相參驗而定其孰是孰非者今諸家悍然不信又不能於此數書之外別引一書以定然否而欲以臆度之言爭之得乎但事有不可解者以二十五篇首尾完善之書反疑爲僞而於鄭之殘簡斷句訛誤非一者轉執爲眞今執事之言曰孔之可疑者正在有書鄭之可信者乃在無書者然則書之無可驗者皆眞而各經之現存者皆僞矣是豈家人物雖好鬼魅易工之說也直言不罪幸甚不宣

再與友某論古文尚書書

舉大敎以古文尚書篇卷強斷離合又云拙著十六篇說誤以孔疏爲孔傳所糾極當其餘有誤會鄭意者有誤會原書者亦有不能自守初

見而臆斷者既承尊命往復容審定一一籤出以俟雅裁請先將大意言之連日辨論皆旁敲側擊未及經文正文僕竊思孔序孔傳孔疏班志別錄等書互相轇轕辨之不明皆無關經旨今就經文而論執非曾一細參之否博大精深非聖人之徒不能作左國尚不能望其項背豈三代以下所能措手兩漢之書具在何人有此手筆況其詞語引於論孟左國荀墨諸書顯然明白正是確證乃無識者誣以采輯夫文生於氣氣生於意幾見補綴牽湊有能如是精密渾成者況采輯者因所有也采不足數必加添造今試將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之文摘其數句令學者依式足之與之符合無二能乎不能乎東晳補亡不能效三百篇而謂有能僞造古文如出一手者乎況經學關繫甚重張霸造書著於漢史劉炫造書載於隋書豈堂堂造一二十五篇僞書而晉魏史臣無一發其僞者無是理也且不惟不言其僞而且爲之誌其傳授來歷篇卷數目豈元明以來獨智而魏晉之間皆愚乎此事之明而易

見者無可疑亦不待考自考據之說與爭立門戶旁生枝節傳註之論愈歧經文之眞愈晦僕尚勸執事但據孔疏不過以一切經說皆從此出欲執事擇善而從今接來示所摘僕復如研考實見其夾雜不清是非難定若從依其說則孔眞鄭僞無以服鄭學者之心若半信半疑則又無所折衷亦非實事求是之道以僕愚見不如從據漢史漢紀較有把握將孔疏所述一切掃而空之篇數據班志存疑孔書渾渾全全在當日自有合古今文計數之法以不解解之則一切篇卷參差之說可不論也安國之傳范史明載賈逵父子孔僖父子之傳馬鄭之傳范史明載爲杜林之本各不相謀一如易九家詩三家之例則馬鄭見不見之疑可釋也執事欲調停孔鄭據孔疏莫如據漢史斬斷葛藤豈不雲霧豁而青天見乎康成本一代大儒爲鄭學者亦一時英傑僕曷敢厚非僕亦素無分門別戶之見實見孔氏古經不僞而伸鄭黜孔者若於恍惚無據在執事之意不過以十六篇即二十四篇爲鄭所注逸書且

疑此即成帝時古文而穎達誤注爲張霸此猶搖惑於閻惡邪說而不知就孔疏駁之不可據就鄭注書序駁之更不可據何也成帝時古文只有十六篇無二十四篇今文二十九篇無三十四篇僞造鄭注者於康成所分篇數外造以足之足字指三十四篇增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而言語非泛設其旨甚明並無誤會若移作張霸則尤不可爲十六篇之據張霸時無康成之三十四篇無三十四篇自無足數之二十四篇也閻氏誤認二十四爲十六而無如其僞造出於康成之後班固注爲五十七執事既謂不可擅增而此合計則仍爲五十八似又與初意相違也然即改宗五十八之說而用鄭注書序逸篇之言又與鄭原旨不合案鄭註書序例亡與逸有別此二十四篇內有武成咸有一德等篇鄭注爲亡者執事改亡爲逸愈斡旋而愈不合此又與執事初意相違也且鄭註逸書據孔疏只一十三篇而執事云有二十四篇不知何據得無以康成所註亡篇合計之乎若然則尤不合如鄭所注亡篇若

仲虺之誥太甲說命泰誓畢命等篇此二十四篇又無其目凡此數據萬萬不可以當班志之十六篇古文也明矣此十六篇鄭氏既無其物而諸家又以鄭註書序幾語當之執非惑之粲鄭註舜典曰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曰避亂洛汭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註旅獒獒讀曰豪註允征云允征臣名皆訓詁語無關經文可不具論惟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所謂鄭古文者僅此三語夫伊訓云朕載自亳此云載孚載亳一字與文孔鄭相應此不必辨者征是三朡疑即典寶遂伐三朡語此引以注典寶恐仍係訓釋之詞至允征厥篚元黃一條孟子明引作周書與夏書何涉孟子必不誤此乃康成之誤襯於允征臣名序明云允往征之獒讀曰豪獒從犬序明云西旅獻獒厥自注豪酋之長豈可云西旅獻豪酋之長乎親注書序又顯與書序相悖得不謂之誤而何此可據爲馬鄭古文乎馬融云逸十六篇無師說使馬見十六篇經學如馬何難爲之說使鄭見此十六篇經學如鄭何難爲之註孔疏所引係注

若以無師說不注馬曾受摯恂古文鄭曾受張恭祖古文使爲逸書十六篇何難問二師而說之也況書序與古文俱出孔壁使馬注書序何難注十六篇古文十六篇無師說豈書序獨有師說邪使馬見十六篇古文書序無師說可注獨十六篇難注邪典校祕書不見桼書獨不見鄭注所云汨作典寶十六篇邪而何以不注但注杜林本邪總之馬鄭古文見孔疏者僅三語而疑其一誤其一逸書篇目全在恍惚之閒而又無一語可考僕非祖孔黜鄭蓋從孔有證從鄭無徵也況孔疏支離闕誤矛盾不一彼既云有僞造鄭注者又安知其非所引僞造者爲之以致馬鄭有誤與各書牴牾諸家既尊鄭爲不疑有僞鄭而但疑有僞孔徒爭此不備之殘言不析之數目哉夫馬鄭固自有堂堂正正之古文也載在漢史隋志自漢至六朝顯立於學今併入孔書中其注亦託孔書以傳諸家必欲僞之則兩書皆廢孔亡鄭亦亡矣執事不爭門戶而未免爲門戶之習所染漢儒多矣此儒不見古文則當證之他

儒如賈逵父子所受孔僖季彥所傳荀悅漢紀所述皆置之不顧而惟馬鄭二人是據又不考漢史所載馬鄭之古文何學馬鄭之注何爲漢史晉書隋志所載孔鄭之學何來而惟孔疏所引之馬鄭是據外此一概以爲不信雖自謙言非鄭學皆不信也夫爲鄭學何害馬鄭爲漢經師僕亦誦習其書者如三禮易詩書多精義但僕信其明白可據者不信其茫昧難明者夫茫昧難明之事可據以駁明白有據之書乎即如馬融典校祕書未見泰誓本不可解僕援揚雄校書不見酒誥爲證以尚書證尚書以漢儒證漢儒諒非遁入他詞而執事則云揚雄非經學夫古經爲訓詁之資亦供詞章之用豈習訓詁者求經習詞章者不求經乎若不求經何以酒誥俄空之語竟太息言之也若何休則訓詁之儒也而其註孳后四朝之文爲逸書是時今文立學已久而休註爲逸是休亦不見今文也此何以說焉大率此種疑竇看似破綻其實各書有之諸家所謂鐵案者類此故不能服僕之心杜僕之口毛西河論經往往持此以折諸家

每犯眾忌後其徒欲著書斥其恃才強辨彼誣古人古人不能言矣（如謂劉歆造周禮經劉炫造孝經經王肅造家語之類）今人則不許其開口此乃爭門立戶過河拆橋之論執事愼勿爲其所惑毛氏亦不無得失僕於其寃詞亦糾誤數條載拙著卷中執事謂僕喜同己則寃矣執事欲解二家之紛甚善然解紛須得要領孔古文自爲五十八篇鄭古文自爲三十四篇不言孔眞鄭僞不言孔僞鄭眞一以漢史晉書隋志爲據謂此皆漢學皆聖經皆宜如唐前並立故斥兩家各習其師不宜以眞僞無據之言彼此爭勝或亦息爭之一道也大作漢晉古文辨急思一讀以開茅塞執事謂不合鄙意何妨僕何嘗堅信己是凡事但求合理有據方可信今傳後僕卽能強執事一人之同己僕能強天下後世之同己乎凡所辨論乞全數見示爲感

與友某論孔僞鄭注書

承諭掃除胸中一切平心靜氣姑作孔傳非眞鄭注亦非眞之想此言

極是而微有別案古經出於孔壁孔鄭兩家注之經文無異而多寡不同至於傳注序論皆後來之物有之於經不加重無之於經不加輕況復紛歧淆昧徒滋聚訟轉爲經累執事獻之不校眞僞一切廢而消之亦是衛經良策不知尊意果如此否若然則朱子亦嘗言之朱子謂孔序孔傳非先漢人手筆而斥鄭注爲最下卻於經文不識一字且勸人細讀古文蓋以梅賾所上者爲孔傳非經文隋志分載甚明古人經傳別行故也若執事以孔傳非眞波及經文是又誤會隋志若又據孔疏以例隋志是又開以傳注毀經之端有違解紛初意僕亦請執事平心靜氣細審經文果有一確切僞據顛撲不破者否從來是非無中立彼是則此非彼非則此是所幸均係傳注儘可存而不論若經文則鄭氏二十九篇眞也孔氏五十八亦眞也況又併入一書正不得眞其半而僞其半也此解紛之法也至來示云謂以眞爲僞則誣經以僞爲眞亦誣經是也然誣不誣總以有據無據爲斷有據無據總以正經正史所

載爲斷傳記雜說孤文隻義不可盡信司馬遷云載記極博學者當考信於六藝是也請以經證之昔人言古人與經傳左國論孟相應今見於諸書所引者不下數十百條一旦指爲采輯采者何人出於何典試問之彼而彼亦不知也非誣乎再請以史證之劉歆班固謂古文訓詁與爾雅相應驗之唐虞曰載商曰祀周曰年數語良然閻百詩反以爲不必拘是相應者反可疑也非誣乎漢書明載安國古文有賈氏父子之傳孔僖父子之傳而馬鄭爲杜林之傳故晉書隋志因之乃俞正燮斥范史儒林傳爲敝文諸家斥晉史隋志爲不足據問其所據何書則無有也非誣乎至於執事所謂誣其爲僞者不過據孔疏所稱鄭注逸篇耳無論傳注孤文與穎達原意相左今以正經證之而左國論孟禮記諸書若汨作典寶原命肆命等篇不聞引其詞語一句載其篇目一字又以正史證之如范史隋志所載不聞於杜林二十九篇外另有鄭氏一注既眞之而無從驗爲眞僕雖欲誣之而無所用其誣矣今諸家

指爲眞經所謂眞者安在執事指爲誣經所謂誣者又安在如慮其中有僞經而僕誤據之恐爲誣經則必將其所謂僞者指出何篇見於唐前何書造僞書者何主名則僞乃僞而誣實誣也不然莫須有三字不獨不可以服天下豈可以斷古經哉今諸家儼然以崇眞黜僞自命試問其眞何驗其僞何據而彼亦爽然自失矣蓋自蹈於誣而不覺矣夫古文立已二千餘年唐以前無一人議其僞者諸家生千載後妄自無中生有各著書盈尺攻之僕辨之不勝其辨執事既欲解紛乃又祖其故智搆出二條相難似亦違其初意執事不云乎無明文不敢爲據乎案漢志馬融典校祕書下無未見泰誓之說也一史一疏無端牽合爲一似涉附會僕以揚雄不見酒誥解之然僕不以揚雄不見酒誥而疑今文也古事茫昧傳記不可駁經也漢重讖緯泰誓神怪正其時尚立學已久誰敢黜之馬融若敢上書黜之卽祕府無眞泰誓據其所見泰誓之多 馬融語 以眞黜僞亦自可引爲証而何以絕無一言哉凡此類事

古書甚多不能以後人測擬之詞遂毀古書流傳之實此乃求是正言非鬭勝強辨也但管窺蠡見不識有當高深否至執事謂古文之獄興於毛閻二家毛恃才強辨罪甚於閻此兒過聽膚受之言未察其實也閻氏首發難端附合權貴毛氏素係契交數次馳書阻之言甚切至（書具西河集中）而閻不從嗣攻古文者蜂起毛不得已撰詞呼冤非有意於爭鬥戶（詳閻其經問及與友人書便知）乃其徒黨當時亦不敢駁其書（所論不無失處大局尚否有誤）而惟於其身後以恃才強辨四字抹之夫古文自漢至唐毫無詆譭閻氏首創邪說以致興此波瀾惶惑後學皆其一人之咎使閻氏無此說王氏自無此駁我輩亦無所用其辨惑執事亦無所用其解紛矣今執事不責閻氏以非聖誣經乃反科毛氏以恃才強辨乎僕非欲為毛氏辨誣亦非寃毛氏同已（其深與補亡僕屢駁之）公道所在不容沒也不宣

再執事有誤會鄙言者僕謂班志言之不析非謂其有誤班氏豈不識數蓋謂其不將以考得多之故明析言之耳僕亦知班氏必有計算之

法故云從以者二字悟出以者得多卽共計算法也但誤記孔疏爲孔序乃追述本意所由非堅持誤說而謂志從序例也別錄作八而志則作七僕據顏注引鄭贊釋八爲七之故知康成亦見五十八顏不引別錄而引孔序是時孔序已行孔序在前別錄在後顏信孔序故舉最初言之此事之顯然者僕據顏注並非杜撰雖執事不以爲然而僕究非無據但僕原詞亦無錄應同序不同志語也當是誤記執事又謂史記所載者古文事非古文義案班固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此皆今文篇目而謂多古文說其事則今文而其義則用古文此正指安國傳說而言此班固曾見孔傳確証執事云若見孔傳安用問不知問者司馬遷非班固也亦當由誤記至謂同一鄭合其意則據贊不合其意則不據注僕於鄭實無成見亦非取其合己但考原文贊則確有徵驗註則並無蹤影屢索不解此其推識之微不同於足下者來示謂考據須據古書方免口實此至當不易之論

拙著有考證不確處語氣失平處伏乞細加籤出勿存客氣爲感
再啓者鄭注書序原本正義及
御纂諸書無之此外不知見於何書王鳴盛後案所輯僕處有之竊恐其私自增損不可爲據以諸家有改字之弊故也不知尚有別本否感有一德鄭緇衣序注今亡而執事所引咸有一德序注逸又謂馬鄭序原一卷附後在四十六卷內不知出於何書緇衣注亡僕知之序注逸則不知也馬鄭序爲一卷僕知之在四十六卷內則不知也統乞示知爲幸

與友某論孔疏鄭注書

執事謂鄭非僞只是可疑且諭僕平心審鄭注逸書序僕遵來敎先將孔疏所引鄭逸書語考之論已見前不贅惟是所云則鄭注書序五字僕玩其前後語意合所注篇目不獨不可言眞言僞幷不知孰爲是鄭非鄭請試言之孔疏旣謂於鄭注三十四篇之外僞造二十四篇以足

鄭注是不以爲鄭注之逸書也何也穎達以爲張霸之徒所僞造也乃下文又云則鄭注書序二十四篇之目又復申之曰但是僞書二十四篇忽而僞忽而不僞忽而鄭忽而非鄭不但此也汨作典寶既作鄭注書序逸書篇目又作二十四篇僞書篇目忽而僞忽而逸僞則非鄭而逸則又似鄭咸有一德武成五子之歌允征禹謨旅獒冏命等篇鄭於書序已注爲亡而孔疏引鄭注書序又入二十四篇爲僞同一書序同一書名忽而注爲亡忽而注爲僞據此支離情節疑穎達當日未必實見逸書詞語恐係傳聞不確之說卽所引鄭注恐未必全出康成之手（按所云僞造鄭注疑實有其人）不然何其昏亂至斯也或者穎達無識不能辨別兼取抗雜引之以至前後矛盾歟抑或馬嘉運等妄加參訂以致互相轇轕歟然又無片語見於他書證其是非乃諸家一見鄭注二字不復詳考但知鄭乃大儒當必不誤而不知康成不誤恐穎達有誤也且以穎達博學當必不僞而不知穎達不僞恐張霸之徒有僞也僕識見迂疏爲

好經義若鄭氏果有明確之注僕亦願援之以附其學無奈出自孔疏穎達親手定之尚不能確知其爲鄭與否而況千載以下之人乎豈獨可疑直可抹殺耳然而非廢鄭也鄭自有二十九篇明明白白之注至今尚存爲鄭學者據之可也或曰二十九篇鄭注亦見孔疏既不據則皆不據矣余曰此鄭注經文者經典釋文史記索隱皆引之若逸篇若脉之注則他書所未有也曰他書所未有不可據乎曰謂其引之不析而無他書以通之故不據耳若言之果析何不可據之有

復友某書拙箸尚書餘論後書

昨奉手教適赴友酌未及裁復疏檢函覩外文五篇僅見書拙著餘論一篇而已請全數示讀以開茅塞前酌擬大意不知有當高深否僕非駁尊論亦非持成見欲求其是而已古文爲孔子手定之書唐前行之千餘年無有詆議執事所指孔書之隙則皆各經所已有者而古文之傳授古文之詞語見於漢史漢人所述又與尊論牴牾此種疑竇似宜

再考不得顢頇立論付之無著倘或意見不合紙上極力駁斥胸中兩無芥蔕以此仲約不準多疑昨承尊諭平心靜思連日爲此手披眉皺漏下三鼓未眠取孔疏再三紬之穎達方以所引爲馬鄭未見古文諸家即據其所引爲馬鄭古文其語皆有矛盾如馬融既云逸無師說何以又說旅獒馬注獒讀曰豪何以顯與書序相悖鄭注旅獒注允征亦然更可怪者引伊訓則與今二十五篇合引允征則與二十五篇不合厥篚元黃紹我周王孟子引作武王事而鄭引作夏朝事凡此數端諸家即欲據馬鄭以定古文恐於馬鄭之注先不能定既不能定馬鄭之注又何以定孔書之古文乎總之孔鄭兩造疑似不明之注皆與經旨無涉尤不足以駁我夫子手定之經僕非獨持成見黨孔黜鄭乃就諸家所據孔疏持平論之耳今尊意又以孔注爲經鄭注獨非經爲疑夫使鄭注之經有詞語可徵驗有康成確注可發明僕即欲尊孔亦當並存之以俟後無奈一切闕如而又事蹟矛盾徒一二字之間尤易訛誤

就孔疏證孔疏已多恍惚難憑而敢執此爲古文左證乎頃讀書批論一篇似與尊論據古書之言未盡相應在僕學疏識淺所論原不足信但古書闕略兄知所已見而不能知所未見況已見者尤多矛盾疑似乎請兄平心靜氣掃除一切儒說詳繹經旨是何人能僞僞於何人見於何書自漢至唐亦有如閻惠之博學高識者何以不知其僞如執事所指各節此事之易明者何以無一人悟及穎達昏憒不待言何以范蔚宗皇甫謐劉炫陸德明顏師古諸人皆閎通淹雅毫不覺悟其僞公然以僞書僞事列入正史私著各書且其人俱生於數千年以前其時典籍較備尤易參考何以不如數千年以下之人之詳且確且孔鄭之學立於晉初去東漢尤近孔書亡於東漢馬鄭未見馬鄭所注所言人皆見之何以若不知有是注是言一任僞孔與鄭並立一時爲鄭學者不少當非不知鄭所注馬所言者何以不知以眞黜僞據其師說以斥僞孔自晉至六朝習鄭學者豈無一人高材博學稍及閻惠後塵能據

馬鄭以駁孔者卽不能黜之於學亦當見之私著以辨別是非何以巻無一語而且各標篇目多寡以示徵信又何無一人考古細心如足下尋繹馬鄭之言以稍明孔經之僞者況范蔚宗據各漢紀修史非不知古文來歷者使劉賈馬鄭同一孔學何以於馬鄭則注爲杜林之本於孔傳則注爲安國之傳必如此別白言之邪馬鄭古文大行已立於學何以荀悅漢紀所載又有不立學而人皆好尙之古文邪荀悅與康成同時何以孔古文亡於東漢馬鄭不見而荀悅猶見之邪謂荀悅所見非今古文何以東漢人所引若王充趙商仲長統以至魏晉之陳琳張紘諸葛亮王粲所引均不出於今本而無別有所謂古文邪此皆拙識迂疏思之而不得其故者乞明以詔我不宣

復友某論古文難考書

承諭尙書古文最爲難考之書誠是僕於考據之道雖爲之不敢自信誠以聖如孔子戒子張則曰多聞闕疑戒子路則曰闕所不知而稱史

之美則曰猶及刪文乃諸家以其一隅偏見創衍聖經自詡以考據定之其實有考無據僕乃因所據而重考之耳古文之疑始於誤讀隋志妄以古文亡於永嘉及毛氏以梅賾非上經正之其事已明而近日冒附鄭學者又誤讀孔疏以爲古文亡於東漢其說愈變愈歧無一不誤實無一可據夫書缺有閒古事茫昧可疑者不獨古文尚書昔漢人不信左傳（謂左氏不傳春秋）隋人不信孝經（謂爲劉炫僞造）林孝存不信周禮歐陽修不信易繫司馬光不信孟子程敏政閻若璩不信詩經吹毛索瘢亦似言之成理其實毫無左證皆多事也

答友某論僞書二十四篇

來示孔疏所謂僞造二十四篇目即依鄭注書序所注爲逸者開列並非鄭注書序所注爲逸諸篇外另有二十四篇也觀其則鄭注書序可見云云案鄭注書序百篇此一十三篇之逸自在其內孔疏所謂鄭注書序者不過謂鄭注書序中亦有此逸書篇目耳非謂此二十四篇非

僞書乃逸書也乃閻氏遂據此爲鄭注之二十四篇而諸家信之夫此
二十四篇果全爲鄭所注之逸篇猶可藉口爲鄭所見今此二十四篇
中明有鄭注書序之亡篇則其非鄭所見逸書可知張氏辨之於前艮
品復辨之於後而執事又云雖逸其篇但述其目不知此鄭述書序百
篇之目非述僞書二十四篇之目也但執事亦駁諸家云此孔述非鄭
述至此又云但述其目自指孔述而言孔氏明述作僞書執事何所據
而認作眞書在執事之意不過以此僞書篇目與鄭注一十三篇同耳
然所同者亦止一十三篇無二十四篇也若以爲二十四篇至鄭已亡
其三則康成既注書序果亡果逸豈有不注此二十四篇果亡果逸者
則孔穎達豈不引書序之注而引此書之注矣況此二十四篇詞語法
無可考篇目之逸亡尚不全同豈必詞語之同此不能臆斷者若必斷
爲鄭逸書中詞語而誣引逸書僅有三言其中有允征厥篚元黄昭我
周王語明與孟子不合此穎達禹貢疏斥其所引爲張霸僞書者

指張霸僞書即此　而此書復有其目故斥爲張霸之徒所僞造在穎達當日未必親見其書徒以中有逸書篇名而僞之執事乃以中有逸書篇名而眞之皆非其實也夫此二十四篇之僞固不難驗也使此二十四篇爲鄭所見而逸鄭注書序尚引逸書殘語爲證豈有明見二十四篇全文而不爲之注者觀於鄭之無註其與鄭見之逸書無涉也明矣其僞一鄭注尚書大傳其中有九共殘語鄭嘗注之今明明九共九篇全文而鄭注爲逸不注其詞若未嘗目覩者鄭注九共逸而九共以亡鄭注周官亡而周官見在猶不可解鄭既無注必非所見古文其僞二僞書二十四篇原以冒劉歆之十六篇乃劉歆三統歷所引有古文畢命而此書無之其僞三班志著十六篇而其表引周官詞語仲長統亦然趙商又以周官與康成相問答則周官古文東漢實存而此書無之其僞四今文止二十九篇至康成始分爲三十四康成以前無三十四篇之說今此書乃於三十四篇之外僞造以足其數其出於康成之後顯然可知其僞五孔安國書五十八篇

孔疏述其同序同卷異序異卷例而此書篇之猶可以未知孰是爲言至分併二十四爲十六篇則假班志考定之法由忘班志五十七篇之注反襲安國五十八篇之數其出於安國之後斷然可知其僞六鄭注所引有伊陟臣扈曰此百篇書目之二篇鄭既引之當爲所見逸書而此二十四篇無之其僞七有此七據則孔穎達斥爲僞書非妄而執事乃據爲鄭氏之逸書乎且疑爲孔壁之眞經乎執事責我不信平心而論其可信乎其不可信乎若執事不以鄙言爲然請將見所信爲眞據者一一條出俟僕再考何如若不設成見而以鄙言可從則尊論所商搉見所及亦必逐條剖出以析大疑凡考古不患本文之難明而患原書之誤據諸家之攻古文至坐誤據之故據漢史而誤會漢史據隋書而誤會隋書據孔疏而誤會孔疏始則無心偶差終則有心回護然此專就大關鍵而言至於旁文孤語僕亦難保無誤自信研考數年於古文本末源流不敢冒昧從事茲承尊論復將原書再三審定似與原

旨無歧不宣

與友某論古文尙書解紛書

奉大作燈下讀之推勘細引證博足徵學問淵深然其中猶有不能無疑者容後籤出奉商若係執事已定之說則僕不敢贅辭如必求其是僕請先陳大槩僕見孔疏二十四篇之文語本未析因事無可驗徒滋聚訟不得已遵尊命作孔傳非眞鄭注亦非眞之論欲掃儒說以全經而執事又必據孔疏既據古書凡書中所已言者不宜增減以就己說書中所未言者更不宜穿鑿以生古隙執事據孔疏而違孔疏之意據漢史而昧漢史之旨如疏明言張霸之徒於三十四篇之外僞造以足鄭注下即申以鄭注書序二十四篇之目是穎達以爲僞造之書非鄭所逸也三十四篇爲鄭所分後有援其數以造二十四篇者其出於康成之後明明可知執事欲改其事實以就己意乃堅不信此說且云但逃其目已逸其篇君如所云亡有數篇鄭亦不見則孔言鄭不見古文

非妄愈不得以鄭所不見之篇疑古文矣況鄭引允征厥篚玄黃紹我周王語此明明孟子引作周武事者孟子當必不僞而鄭注有之若以此爲二十四篇中詞語則其爲僞益無疑況鄭注周官而鄭志載趙商問成王周官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之文趙爲康成弟子方以其文相問答則周官之未亡可知其所注爲亡者豈可據爲實錄乎況此乃二十四篇所無而二十五篇所有者其孰眞孰僞豈不顯然王充明云察武城之篇而執事以爲引孟子不知王充原書既引武成又引孟子已自別白言之然此猶以孟子已引藉口若趙商所引執事則何所藉口乎他如徐幹仲長統孔融王粲諸人所引執事以爲諸家作采輯亦可說近瀬預諸家以爲古文亡於東漢既云其書早亡何所依以采輯之乎且漢嘗采輯之事見於何書出於何人執事言者事宜據古書明文至此忘其初說直騁胸臆矣漆書四十六卷之說毛氏正與尊旨同執事或遵之而僕則早駁之矣後漢儒林傳杜林古文以馬鄭之注推

之止有二十九篇並無四十六卷之事承諭徧檢各傳亦無二十四篇之目不知執事云賈馬鄭皆有全書更有何據若以賈受父棻古文其所訓即爲安國本而馬鄭因之則執事之誤會漢史也賈逵以古文校三家同異而以今文教授乃不注賈徽之本而注杜林之本其非安國之增多篇可知若以此爲增多篇而賈逵訓之是有師說也馬融何以云十六篇無師說邪漢世以二十九篇爲備劉歆在前漢已言之至後漢猶然故安國增多篇不立於學荀悅漢紀亦云古文雖不立學官通人學者皆好尙之若范史所云古文遂顯古文大行者乃立學二十九篇之古文非不立學之增多篇也荀紀乃漢末人書所言如此正是增多篇漢末猶存確證僕屢言之何以執事墨守不悟至馬融未見泰誓僕以揚雄未見酒誥解之同一尙書同一漢儒同一典校祕書之人偏以爲揚雄不習訓詁不暇求經獨不思揚雄既不求經何以有酒誥今亡之歎邪同一職司典校豈馬融宜校古文揚雄獨不必校今文

邪況今文已爲立學之書祕府當有其本闕一不校則所典者爲何事邪不知執事何所見而情節不同也安知其非未典校時所言邪安知其典校後不更有所言而今不可考邪執事知所已見而不能知所未見傳記雜說何所不有豈可據此以駁聖經脫出四字亦含糊班志明有四十六卷五十七篇何云不見漢史古人經傳別行公羊石經可證乃硬冒梅賾上傳與經傳僞而經亦僞據隋志而又失隋志原旨隋志明云祕府有經文而梅賾上傳所以上傳者以三家傳亡而劉向洪範傳又乖戾故梅賾上傳以補其缺初無上經明文也既無上經明文而又無經亡明文則古文實出於西漢孔壁何爲脫出乃見不據古籍明文而據近儒曲說概以脫出二字抹之何也若以隋志爲不足據則梅賾上傳不可信而古文愈非脫出矣執事謂孔學家所信爲顯證者多在疑似之間反復皆可措詞通玩尊意係指采輯執事以爲不必論僕之所必論正在此此古文眞僞要證閻惠輩所以疑誤後學者一明其

是非而眞僞自定矣此等緊要關鍵執事不詳考論定乃囫圇吞棗輕描掠過邪凡事自有一定是非豈容顛倒含混果能搜根據籍一加剖斷自可使兩造無辭彼謂古文東晉古文晚出而不知已立學於晉初彼謂孔傳梅賾僞造而不知已引於郭璞見於摯虞皆在梅賾以前彼謂古文亡於東漢而不知已屢爲東漢人所引若以爲晉人采東漢則東漢未亡之紛已解則請再考亡於晉何時造於晉何人古文傳於晉立於學何故而亡試以晉史證之紛亦無難立解再不然以古文僞於東漢所引係采輯爲之則請再考漢史古文何故而亡亡於東漢何時因亡而僞造何人采輯之語何據證以明文其紛亦無難立解何爲置之不論不議而惑焉滋惑邪若如執事初見據古書據明文果采輯之說無徵則僕所信爲顯證者不在疑似之閒而直爲鐵案之據矣夫漢儒多矣引古文者眾矣彼一概置之不顧徒挾馬鄭孤文以毀聖經馬鄭大名以震足下試思荀孟大賢學識勝於馬鄭也周秦典籍朝代古

於東漢也而今本於其所引一一相應復何疑焉諸家捨此不據而徒據一孔疏迷昧幽誤之辭直不可解至於尊閣古文眞僞辨三條似尙未得要領淼贅一條僕已辨之不復贅述曰復取孔疏鄭注玩之證以東漢所聞眞有令人不解者謂康成不見古文所見非今傳本則孔序之科斗書康成且爲解釋入麓伐木康成知屬舜與避亂洛汭康成知爲五子之歌藏乎在亳康成知爲伊訓後又亡其一篇康成又似知安國篇數此與今本符合可驗者也謂康成爲見古文而引允征厥篚元黃紹我周王不合孟子注旅獒曰豪允征臣名不合書序注周官亡而與其弟子以周官之詞相問答謂二十四篇爲鄭注篇目又似出於康成之後謂二十四篇即劉歆之十六篇而又無歆所引畢命此其與今本不合而又自相牴牾者也以此存疑未爲不可然而此馬鄭之疑非必孔經之疑也以孔經本無破綻可指所疑恐爲波及且顯爲證者古書甚多不獨一鄭注漢儒甚多不獨一馬鄭也此乃孔子手定一經焉

鄭不聖於孔子閻惑亦不聖於孔子孔子有疑則闕不知則闕乃敢以此無踪影之言晦昧不明之注輕據以毀其經乎僕所以深咎閻氏與我而著書以詆之亦知此書一出必犯衆口斷無有信從之者本意謂世之讀書考古者代不乏人彼據一理以欺衆我亦據一理以與爭爲鄭學者左袒爲孔學者右袒兩不相下不使彼邪說偏勝到數十百年後彼氣燄既衰是非自定或有厭其多事兩造俱廢者久之並同灰滅俾聖經獲全則私心所爲禱祀以求者也此僕隱衷將以仰告知已僕實憤其毀經非欲與爭門戶也不然漢學捷徑也黜僞美名也隨聲附和欺世盜名豈不易易自顧學不如劉歆才不如毛氏彼尚得謗何況非材且僕素不信者據所以爲此者誠不得已也連日長篇大論僕亦厭煩過此亦不復嘵嘵矣但弟有請者今本尚書古文印本楷字而已科斗隸古更無可質驗篇卷次序更無關輕重所宜辨者詞語之異同多寡之是非傳述之來歷而已我二人平心靜氣各將所疑所信詳考

互參以歸一是務必堅持辨論必據古書明文之見凡古書之所未有者勿再推論以免滋蔓不宣

答友某論孔學書

來示歷言孔學案孔疏先師安國亦好此學蓋指古文字體而言孔壁爲科斗安國爲隸古杜林爲漆書毛西河所謂非孔學者蓋據隋志謂馬鄭雖以今文非孔舊本之言亦指字體言之在執事之意方欲以僞書二十四篇強附賈逵以繫之安國而不知已錯怪毛氏也毛氏固亦以漆書有五十八篇也然而僕不謂然者賈逵受父業自見安國全書而無如其改以今文教授雖以古文校三家同異而增多之篇仍不在列又不注其父所受安國本而注杜林漆書本焉融又以十六篇無師說不注康成亦然故隋書載賈馬鄭古文之學曰唯二十九篇執事亦知馬鄭無增多篇注而謂賈馬鄭有其全書夫賈受父業又數言古文其有安國全書此載於儒林傳可據者也若以賈所有而移之馬鄭則

漢史無明文不敢據也何也賈注杜林不注安國也其人則是其書則非也且執事卽以馬鄭爲安國嫡傳與尊旨亦無涉謂傳字指乎則科斗隸古今皆不存何爭孔學謂傳訓詁乎則諸家旣謂安國不作傳矣謂傳篇數乎則隋志明言爲二十九篇今何嘗不在孔書中今所爭者唯安國之增多篇耳徧考漢史賈馬鄭實無二十四篇名目卽班志只言十六篇亦未分二十四篇名目而其名目僅見於孔疏所斥之僞書乃以之冒安國之嫡傳可乎儒林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爲之作傳鄭元註解不及孔也又云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於孔僖特著安國之傳不及馬鄭也枝分派別紀載甚明僕再三玩之無可疑者至隋志上經上傳之分拙著或問言之甚詳如尊意不以爲然請將大作卽付一讀再考再論再亡於何時僞於何人之論有反詰者僕何難應此是考古文要言執事勿誤認爲鬨辨之詞也請試陳之五經自孔子删定以來歷代行之其出

其立其亡其僞無不著於史策重經籍也即就尚書而論今文出於伏壁教於齊魯受於鼂錯立於三家亡於永嘉則史誌之古文出於孔壁上於安國不立於劉歆僅立於平帝復不立於東漢古今文校於賈逵百兩篇僞造於張霸則史無不誌之豈有堂堂十六篇古文已載於班志不幸而亡漢晉隋志不一紀其緣由者又豈有堂堂二十五篇僞書其出也人不知之其僞也人不知之知之而自漢至隋不一見於紀載者此明明史例諒非臆言閻惠諸家既矜考據何於此例一未考及至尊示古人所未言有經後人發明者此就空論道理而言今明明一物赫赫一經其存其亡其眞其僞當時豈有不察實在下落者此皆承尊論同考古文彼此參訂苟有所見不敢不言非堅持己說以求勝也請勿誤會

與友某論古文尚書書論一篇書

承示貴友古文尚書書論似多誤會原書之處至其歧誤所由總因浸

潤於閻惠王段之書沿其竄改古書之弊習焉不覺遇有事實與已相違者不憚多方附會直以己意爲古說此不可不加察也閻氏首唱二十四篇古文之說而學者宗之久經張氏辨之貴友既欲伸之則須覓一古書確證乃附會漢書失其本旨此猶曰見之未審也至於孔疏本文著之甚析亦嫌其有礙僞書來歷竟硬將事實改換以證己說如又有張霸之徒於鄭氏所分三十四篇之外僞造以足鄭注夫鄭氏分三十四篇其數可稽人人所共知者乃舍本文不據反引隔行下文孔書之三十三篇以奪之且造一事實謂三十四篇分於張霸時凡此皆欲抹煞僞造足注之言爲二十四篇地又明知二十四無東漢之周官畢命乃欲以此二篇援入三十三篇內不悟此三十三篇皆孔書今文篇目周官畢命皆孔書古文篇目安能假借以充數凡此皆明知僞書之不合而多方曲爲彌縫者此途一差百節俱錯將來是非瞀亂紛紜加紛而古文之眞僞愈難定矣至謂孔鄭兩家篇目多寡同此徵之漢書

隋志釋文各家之說無不皆然請合參之漢史隋志釋文自見勿輕詆毛氏而謂僕爲所惑也即僕或爲毛氏所惑學其無據無理之強辨請執事一繙隋志釋文觀之覈其所論孔鄭二家篇數此其經學史學似較勝閻惠王段諸家諒非不善讀漢書者執事勿信乾嘉以來諸家妄將隋唐正史正經所載一槩不顧而名託漢史實騁臆說也毛氏謂梅賾上傳不上經乃就隋志文義審之實是如此蓋祕府有經無傳故梅賾上之若梅賾經傳並上則上文當言經傳之亡不得別著經文之有矣只因誤會今無傳二字而未參及上文歷述傳亡之故毛氏於此卻有特識不得妄相訾譏尊問經文不僞果有一確證顛撲不破否此易知耳譬如盜以贓爲憑無贓即非盜矣夫僕之所以信孔書者非信毛氏也乃信自漢至唐以來之古人也自漢至唐有一人言及孔書之僞者否執事謂後人以考據得之愈推愈細試思彼所據而考之者漢史耳彼猶知有賈馬鄭者以讀漢史得之耳夫作漢史而著孔學之源流

與賈馬鄭之傳授者東晉末之范蔚宗也其時五十八篇孔傳立學已久蔚宗見而讀之明明孔氏二十五篇之書與鄭氏二十四篇之書篇名不同詞語復異彼豈無目者而不知兩相參較辨其眞僞反不如千年後之輩讀其書者討論得實也豈並其一手自撰之言而猶未之理會也至於晉書則紀其傳授隋志則詳其多寡祕府則著其經文其時典籍較備耳目較近而又皆通儒碩學所著之正經正史明白可據如此豈若近世之小儒曲說如閻惠輩臆造其言者哉僕不惟彼之是信而肯信此哉孔子云信而好古明明一經經歷代通儒所論定者本無可疑何用其闕執事特爲若輩所惑耳據執事所列各條皆辨論歧出之疑見聞不審之疑非聖經破綻之經本以辨經是非反於經外多生枝節則疑益生疑矣執事立意本不錯而無如爲僞書所蔽僕竊有請者竊意本爲孔鄭二家解紛乃持一僞書以蠱其間其知者以爲執事過聽閻氏其不知者謂執事又誣鄭氏此不可不防也執事毀僕貴遠

疑爲孔壁原本語極是以言鄭氏猶可以言賈馬不合情事僕已改從之矣甚服甚感並不護非可見僕非堅僻自是一流也但辨論太繁不無失當尚乞格外容納茲但就僞書一節剖析如此關打開則以下自渙然冰釋謹附列於後請執事將僕一切狂言掃過就此七條平心考出庶彼此不致意見參差何如何如乞明以教我

疑義七條就質

一問范蔚宗親見孔傳親見鄭注其時賈馬鄭之書尚存賈馬鄭皆有安國全書而今傳孔本與之爲名詞語訓詁皆不相應何以形同聾瞶竟不稍覺其僞即云漢不經心而彼方於漢史歷歷詳其源流授受至篇名詞語尤一望可知者何竟茫無見聞不加一驗

一問賈馬鄭既有安國全書若亡在鄭前鄭何爲引數語而注爲逸若亡在鄭後亡則皆亡何爲亡其半又存其半經典所關何爲不見傳記一字

一問古文立於晉初去東漢不過五十年使賈馬鄭有二十四篇古文則立於學者人皆見之梅氏僞本何能稍售其欺當時鄭學諸家何以無一人如今之爲鄭學者據現行篇詞之異指摘其非

一問鄭沖諸人傳授見晉舊史執事亦以非穎達杜撰馬鄭既爲孔學則其古文宜與鄭沖所傳至於梅賾者無殊何以二十四篇與二十五篇篇詞又迥然各別

一問十六篇馬鄭既以無師說不注乃立學自晉至六朝師儒講解孔書尙有作傳者豈鄭獨無補注之人豈同時爲鄭學者無一人才如梅賾者邪十六篇馬鄭尙以無師說不能注豈梅賾才學反過馬鄭無師而能爲之說邪果爾何以漢之經學稱馬鄭晉之經學不稱梅賾

一問自漢至晉古文不著其亡故晉書祕府尙有經文若係馬鄭二十四篇則孔傳之僞立可參驗若以爲並亡於晉則三家傳亡尙見於史而馬鄭經亡豈同一志而反遺之百篇序注當附全書卷末唐時尙存

穎達既見序注當見經文信其半而疑其半恐無此理況劉炫僞書猶其著之乃以梅賾僞書造經傳至二十五篇之多何獨遺而不著一問逸書若汩作九共原命肆命典寶等篇除九共三言見大傳外更字不傳於後今晉世祕府有古文若係鄭之二十四篇何以無一人述引乃鄭氏注書序有此篇名而其所引書目僅伊訓一條亦同古文篇目而詞語同其二疑其一注書序訓詁有與孔本相歧者又有與孔本相應者此又何說

與友某論古文立學書

示承拙著引漢紀古文不立學官以證孔謂馬鄭古文皆不立學官不知漢世立學者爲二十九篇不立學者爲十六篇劉歆所謂以二十九篇爲備馬融所謂逸十六篇是也漢人謂不立學者爲逸故馬鄭注書皆言某逸今僅言十六篇逸則其所注之二十九篇不逸可知不逸則立於學官矣馬既以不立學者爲此十六篇安得謂荀紀之所謂不立

於學者非指此也執事爲馬鄭言之恐不如馬自言之爲確也至史傳所云馬鄭古文大行大顯者雖不言立學官而是時二十九篇立學已久不言立學者乃省文也執事前亦云馬鄭古文立於學矣至此又因孔書有不立學官人皆好尚之說乃改云馬鄭亦不立學李代桃僵其意何也

再啟者細讀來教其中似有爲閻氏所惑處不敢不盡言相規盖二百年來多少高才博學爲所蒙蔽何也君子可欺以其方也執事得書後請拋卻一切成見將所僕所言所者細審一番勿疑僕爲求勝勿眥僕爲強辨勿聽攻古文者巧搆形似之言漢史渾括閻惠輩每多假借惡隋志釋文之解釋明顯乃以隋唐之言爲不足據而其所據之馬鄭又在彷彿闇誤之間並無一確詞可驗至其徒黨亦似悟其所說漢史之非反以尊宗漢史爲不足據皆邪說也承詢書序鄭注近始知無原書惟鄭學家從各書輯刊者因攻孔經多所改纂如咸有一德畢命皆改

亡作逸他如改論衡改孔注等類不勝枚舉更可笑者既稱鄭學反改鄭志仲梁先師魯人句只知增竄爲安國先師作地而不知其文義之不通鄭注書序四字亦有意刪之意以爲鄭注逸書篇目非注書序篇目也一人創改之同類諸人即據之非久即不可辨據此情節則鄭注亡逸二字唐以前不知有傳變否我輩斷斷爭論恐皆爲隔壁聽耳但僕竊有疑而不能定者鄭所引篇目皆同孔氏古文篇目其詞語亦出古文篇目即詞語誤處亦古文篇目而其訓詁亦與孔本相應惟注與發一條似近本文詁詞兄試細爲分考或可別有妙悟安知不能立解兩家之紛邪凡如此類僕實不敢斷統俟高裁蓋僕專主一家之說而執事解兩造之紛者也

答友某論拙著辨惑書

昨讀執事所書拙著餘論似誤會鄙意僕所謂張霸百兩篇者非指所注書序乃指所引鄭注此孔穎達之言而閻詠亦據之者非僕一人私

言至謂孔傳不見漢志漢儒未言試問鄭注書序二十四篇漢志有之乎漢儒言之乎若以班志之十六篇當之則班固未言二十四篇也孔穎達言之穎達唐人也非漢儒也孔疏唐人書也非漢志也況唐人言之方以爲僞書而無漢人言爲眞書也執非所據者乃　本朝人誤據之言耳孔傳傳授尚見晉書晉史與隋志若鄭注二十四篇則見何書乎始見唐疏唐人斥之爲僞孔傳唐以前有斥爲僞者乎孔傳序載於梁人文選較之鄭注僞於唐疏者年代孰遠孰近乎又謂唐疏所引舊晉書唐人修晉書不載故疑而剏之不知脩正義者亦唐人也此本屬兩書分載不然何爲一剏之一登之邪且同一孔疏所載一則僞之而尚據爲眞一則述之而尚誣爲剏豈平情之論乎且執事讀孔疏亦誤會孔氏明言於鄭氏三十四篇之外有僞造以足鄭注者卽此二十四篇乃必欲反僞爲眞以孔疏爲不然則當於孔疏外另覓一證據或引其詞語或標其事蹟方可論定顧何以他書更無一可驗而徒據此茫昧

之文恍惚之辭人所棄者而我獨取之也孔疏本有張霸之徒二字原
不謂康成僞造此不必辨者至執事言賈馬胡庸都尉之學似讀漢書
未得其解漢書明言都尉胡庸傳安國之學以至賈徽賈逵受其父業
但取以校三家同異而以今文教授並無傳馬作訓之說賈馬雖同時
史未載其授受古文事馬鄭傳杜林之學史未載其爲安國之傳儒林
傳特標安國之傳爲孔僖父子而杜林之傳唯馬鄭二人分門別派各
不相謀此載在漢史昭然明白者故隋書據之安國之傳五十八篇馬
鄭之傳二十九篇此正史所言確有可據執事若必不信僕亦無可如
何但執事總以馬與祕書何以不見古文若據漢史只言爲杜林古文
作訓並無逸十六篇無師說之語亦無鄭注二十四篇之語若據孔疏
則孔眞鄭僞馬鄭實不見古文執事前言者據宜據舊書中亦無明文
僕只能言書中之所已言而不能言書中之所未言僕再以無據之空
言復之又近攻詰則彼此徒爲無理取鬧亦無謂矣即如執事問僕何

所據而斷大序必出於漢人鄭注必出張霸之徒夫安國漢人以梁昭明博學尚錄之以入文選不言其僞執事去梁代尤遠又何所據而斷爲僞乎如謂不見漢史即僞則皆以前各史止載張霸造僞書執事能指一造僞孔傳之人否安國前漢人班固後漢人安國自作序班固自作志何以見志可據序不可據漢書既言安國上古文經遭巫蠱未立孔序言遭巫蠱先上經未及上傳其情事互相發明已瞭然矣乃必誣其不作序何意孔序五十八篇劉向別錄五十八篇班志五十七篇顏氏引康成亡其一篇故五十八一一相應執事襲閻惑故智偏欲毀其事實且詰僕信鄭贊不信鄭注不知此鄭注穎達以爲僞造之鄭注非鄭所注也鄭氏之書亡僅見於顏孔所引不於是信而誰信哉執事必欲據鄭爲眞以駁顏孔必於顏孔所引之外另據一書以折之而執事不能也漢史明載馬鄭有二十九篇之注不於此求鄭注而爭一僞造之鄭注憑空搆五十八篇之僞書此執事爲諸家所惑者僕因諸家挾

馬鄭以攻古文以馬鄭不見文即非眞不得已若其年代數其徵引以釋學者之疑不意執事不校事實但矚空言與前信所示據書之說似相刺謬僕更有請者班固以古文十六篇載於漢志祕府當有其書馬融乃云逸十六篇無師說何難請業摯恂而說之乎若謂古文亡於此時則孔僖父子所傳果爲何物王充所引趙商所問仲長統所據果何自來乎宋輯之說本是誣善深文不見典記執事以爲反覆可證天下是非自有公理豈能顛倒以爲之說哉鄭學家鑿言旋契是豪酋之長馬鄭不誤試思上宗奉同瑁馬訓同爲大同天下則下文上宗奉同降盥以異同亦可云大同天下乎鄭云大別在安豐禹貢明言導漢水至于大別漢水自陝西鄖襄而來安豐以上有通陝西鄖襄之路乎古人解經原不能無得失馬鄭亦然以今文證之已多有誤則所注古文安必無差至注書序所引篇詞尤多異聞雜說前人皆以僞書目之執事反執此類爲眞經無論傳注不可以駁經況復執傳注之誤以冐經豈

非歧之又歧乎不知古文乃經孔子所手定者歷代相傳不聞有僞康成雖號經師不聖於孔子乃無端據馬鄭之誤文以毀孔經之實據語云衛道周孔謬勿言服鄭非執事慎勿爲其惑也承約直言不罪故敢布之不宣

與友某論孔二十四篇僞書書

連日辨論過多主意反晦執事厭責人有成見似乎躬自蹈之何也執事之成見二十四篇僞書是也此書不獨非孔並亦非鄭執事雖據孔疏鄭注書序言之此四字乃穎所言彼既定爲僞後人測孔疏之詳恐不如穎達自言之確唐時鄭注尚存謂爲見二十四篇邪則由其參驗得之僞何待言若以爲不見二十四篇邪則由其懸揣言之鄭更無據若以鄭二十四篇之篇目同於鄭之篇目邪則張霸造百兩篇篇目皆據書序爲之鄭注百篇書序篇目皆與之同任舉一篇無論眞僞皆不能出張霸所造康成所注之外穎達斥二十四篇僞書前云僞造以足

鄭注書序不過以爲鄭注書序中有此篇名耳穎達豈以是僞書佃鄭所見之篇哉兩語相應豈有二義僕細將孔疏所引鄭注篇目比較實屬不符如鄭注逸書只十三篇無二十四篇咸有一德武成係鄭注亡篇不稱逸十三篇逸書疏止指出汨作典寶二篇其餘渾括言之不知何指據所引鄭注唯舜典五子之歌允征咸有一德伊訓旅獒與二十四篇同者可考其餘九共大禹謨益稷湯誥肆命原命爲二十四篇所有者疏引鄭注無之疏引鄭注書序如仲虺之誥太甲說命而二十四篇亦無之卽一篇目就穎達所引鄭注書序校之彼此已參差不合穎達旣斥爲僞不知執非果何據而斷爲眞與鄭逸不相涉而始終執以爲鄭僕實不解且孔斥二十四篇爲僞必有所據執事前言孔疏亦有來歷是也乃以一行之間用其鄭注書序之語而棄其僞造足注之言在執事之意不過援穎達謂劉賈未見古文之誤爲例不知誤不誤總以有驗無驗爲斷非可灝預立論者劉向親以中古文校三家劉歆請

立古文責博士賈受父傳數爲帝言古文此見之漢史者故孔鄭二家皆不踰其言有確據故知其誤也馬融未見古文尚可據其自言康成猶在疑似之間尚以其有訓詁若二十四篇則何驗乎無詞語可徵無訓詁可校徒有篇目與孔不合與鄭又不合執事徒以穎達未見古文一言之誤並謂穎達斥爲僞書之誤遂據此爲鄭氏眞經而別無他書以驗之以空言爲實事恐不能取信於天下後世也然執事謂僕看孔疏不明白僕學識淺陋反覆尋思實參不透茲將所疑各條錄以就質其是否張霸是否孔學一概擱起並孔學之眞僞亦姑勿論先將僞書與鄭交涉確據一一條出或者僕敃而崇鄭絀孔亦未可定

一問鄭注書序百篇目何以指爲二十四篇目穎達雖有鄭注書序語而鄭原注固書序百篇目也何以移此二十四篇屬鄭（穎達說鄭一指便將[illegible]中氏經已無此理況穎達斥爲僞邪）

一問唐時鄭注猶存不過百篇序注當無二十四篇之注若有二十四

篇之注孔氏豈敢言僞執事何據以序注斷爲二十四篇不僞

一問二十四篇目與孔疏所引鄭注篇目何以細細比校參差不合既不合如此又無詞語可驗何據而知爲鄭之眞書

一問三十四篇鄭所分也鄭以前今文止有二十九篇無三十四也今僞書亦有五十八篇合二十九與二十四纔得五十四篇耳泰誓又爲鄭所疑不能入數何據而斷爲鄭所見之五十八篇古文

再與友某論孔疏二十四篇僞書書

來示謂孔不過就鄭注書序所指爲逸者數之得二十四鄭注書序既有此逸書篇目則此二十四篇正符鄭注云云僕向不知執事所據鄭古文何在乃在此逸書劉歆之注乎夫此二十四篇何嘗符鄭注乎鄭注武成成有一德二篇亡而此二十四篇有之則其不符者已有二篇蓋鄭注爲亡逸者乃百篇書序之注非此二十四篇之註也況書注曰逸必爲鄭所見故於鄭驗之今鄭顯注曰亡則鄭尙不見何得據此爲

鄭之古文何得云正符鄭注至二篇之外鄭注爲逸者使鄭得見之鄭於百篇書序尚爲之注何以於此二十四篇書目無一語及之且注書序亦引古文詞語乃如九共九篇之多以至汨作典寶原命肆命等篇絕無一引及之者而其所引如允征伊訓轉在孔書篇目之中其詞語亦大同小異執事即欲伸鄭謂鄭注文有闕誤詞與孔同所見即今古文猶可言也以其有詞語可驗也乃以並無可驗參差不合之注硬指爲鄭之古文鄭肯受此僞書乎不唯誣孔且誣鄭也且穎達明斥爲僞書非鄭所見故不曰鄭注古文而曰鄭注書序不過曰僞造者按鄭注書序以足之耳從孔疏上文僞造足注之說來乃穎達所斥爲僞者諸家即據穎達所僞爲眞無一詞語可驗無一訓詁可徵無一篇目可證據鄭無二十四篇書目以此充壁經定孔學康成有知未必首肯且諸家既據孔疏而又謂孔疏所言不足據則必於孔疏之外另覓一二十四篇實證方足以服穎達之心而杜天下之口豈有以莫須有三字而可據以定聖經者乎此皆

閻氏首創邪說所以誤諸家以及執事者僕謂執事爲閻所惑正指此也謂此關一差百節俱錯亦以此也如執事不以爲然或僕之識昏誤會請將僕所指各節逐條剖示勿泛衍空文以救紛歧難辨

三與友某論孔疏僞書二十四篇書

昨承手示始悉尊指前此非看孔疏不明乃參尊意不透也尊意以鄭注亡逸定孔書眞僞不知鄭注亡者已有數篇不亡顯有事蹟可驗其注逸者又與孔書相同此關孔書眞僞頭緒太繁姑置勿辨卽孔劉賈馬閻惠毛張論說亦姑勿論但就孔疏數行參之來示云鄭有二十二篇逸劉班時則二十四是以此二十四篇爲劉班之十六篇也夫劉向言五十八篇班固言五十七篇得多十六篇劉歆言十六篇無析言二十四篇者執事據孔疏僞目以爲其數適符不知僞造者知符劉班十六篇之數而終不符劉班時五十八篇之數劉班時今文只有二十九篇之數除僞泰誓只二十八篇加以二十四篇則五十二篇也不符之

數甚多此破綻之顯然者執事言穎達所論不可據而其事蹟則可據康成分經文爲三十四且細列其篇目分法此事蹟之灼然者况僞泰誓後得本不入伏孔原數除此三篇只三十一加以二十四篇則五十五篇也與劉班時之所謂五十八篇五十七者其不符若此而乃據爲劉班所見之古文乎而又可據爲鄭氏所注亡逸之古文乎此皆三尺童子能計數而辨其眞僞者執事若將三十四篇數目另自挪移竄改則是執事疏非孔氏疏矣至於張霸前漢鄭注之徒足注等字互相矛盾執事言宜活看僕亦姑置不論若三十四篇穎達但渾舉之僕亦不據今其篇名剖晰明白如此又與釋文所分相同此定無誤者奈何據其劉班不見之誤文而卽以其所謂僞者爲眞乎執事惑之不解如此此本考經析疑而執事恐理屈詞窮則誤矣請將此事擱下細思月餘再辨何如花開時當約賞也此請道安不宣

與寶竹坡侍郎論泰誓答問書

承詢龔定菴泰誓答問一書此書近始見之竊歎其沿閻惠之餘波必以安國古文爲僞不憚杜撰竄改以合其私其心良苦其計亦良左閻氏始創二十四篇爲劉班眞古文之說諸家繼起助之據之以攻安國古文而無如其中篇目數目證之西漢劉班東漢康成種種牴牾不合亦可息其喙矣乃定菴挾恐見破之私意自作聰明復多方作僞以彌縫之僕摘其中最謬者有四如謂藝文志歐陽經三十一卷則以分般庚而三之案藝文志班固明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二十二卷其分爲三十一卷者章句耳乃混章句爲經自分般庚爲三以充其數惠定宇發之於前孫淵如表之於後龔氏復豫借東漢末蔡邕之石經舉合證之不知石經分般庚爲三篇據馬鄭本西漢時無是也其作僞者一太誓後得明見劉歆與博士書劉向別錄亦云民間獻太誓使博士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故王充論衡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獻於朝而後書二十九篇始定夫劉向曰武帝末王充曰宣帝相去不過十

齡年得書傳聞容有異同至於立學傳習爲二十九篇太誓在內其所得諸躬親目擊者歆向爲西漢人王充爲東漢初人親據其本言之豈有謬誤故史於後得立學之書絕不另注一篇名於志孔疏所謂爲史總之也乃龔氏故翻成案妄以歆向王充之言爲不足據遂自我作古明見分顧命康王之誥見釋文馬融語竟移之以屬之伏生其作僞者二劉向別錄古文五十八篇班固藝文志古文五十七篇康成云後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然皆未詳著其目今龔氏欲以僞書二十四篇冒西漢之十六篇而無如康成所分三十四篇先與劉班之二十九篇不合且二十九篇有後得太誓原不入伏孔之數於是移之於二十九篇外而析般庚爲三析顧命康王之語爲二借歐陽章句之數以巧合之妄定西漢今文有三十四篇多方撰造猶短三篇又復以後出之泰誓分爲三篇以足其數夫孔安國上五十八篇係孔壁原有之數已見於劉錄班志龔氏無端撰一事實謂孔安國只上古文五十五篇而祕府取

民間本大誓合併數之不知出何典記其作僞者三二十四篇僞書乃援康成三十四篇之數造以足之者今龔氏謂康成所數得之夫以康成親手自析篇目而猶援其數目以強合之此近儒所優爲恐康成尚不自欺若此龔氏何爲誣之且明知劉歆十六篇古文有畢命而二十四篇無畢命此亦僞書非十六篇確證乃龔氏襲惠棟故智擅改冏命爲畢命以圓其說四庫提要曰書而可改天下無不可伸之論此之謂也其作僞者四既以僞書二十四篇充壁經覓妄言壁經必無太誓且謂漢世何以不校正坐孔壁無之彼徒知漢世得書必校彼亦知漢世所以校不校之故乎請就尚書一端言之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脫簡以其簡脫而詞不順耳至於堯典之合於舜典般庚之合三篇爲一篇顧命之合於康王之誥明見其誤仍置而不言盜伏生傳本如是各守其舊故也此西漢風氣則然不可執以例東漢也張霸百篇係分析二十九篇爲之與今文先有不合明呈罅隙故以中古文校而黜之此皆

不能不互校者亞於太誓首尾完具即涉神怪本屬周世古書據尚書大傳所引婁敬董仲舒終軍所對其語早流行世間共見共聞何事互校且龔氏亦云自除挾書之律即萌芽於世通人往往先見之或孝武亦先見之是以民間朝獻夕付學官龔氏亦既知之矣曷爲疑其不互校而妄斷祕府必無太誓乎太誓至東漢始疑於馬融西漢則皆以爲秦火前書讐如春秋之有公穀有左傳立公穀而不立左傳不聞以左傳校公穀也豈得謂祕府無左氏傳乎然而漢世於古文亦未嘗不校也劉歆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始得古文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學與此同是歆所校者十六篇古文不專一太誓也即校太誓自與古文太誓校不與晚出太誓校也乃亦析言太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意以晚出太誓得行古文太誓宜得立而龔勝師丹大怒以歆爲非毀先帝所立夫先帝所立者太誓也非以古文立而太誓在其中有礙於現行之太誓邪不然二人曷以歆爲非毀先帝所立邪此

在善讀而可心知其意者閻氏知其一不知其二遽疑孔壁本無太誓故民間本得行不知孔壁有古文十六篇孔安國獻之劉歆爭之學官何以只立今文不立古文豈孔壁亦無古文十六篇邪乃旋謂劉向班固不應以五十八篇專屬之古文此劉歆所謂是末師而非往古者瞽言瞽語更不足置辨閻氏本欲以太誓攻古文乃識解瞀亂之後反謂後出者非太誓直舉劉向劉歆班固之言一筆抹倒無論隋唐乃復臆定一經作僞以攻人之不僞吾不意經學中顛倒是非一至於此更可笑者末仿孫段故智輯一太誓逸文既誣古文以采輯傳記矣至此又與其采輯之說矛盾則又持較於奧不奧之間不知孟子所引者詞氣皆類墨子所引者詞氣轉不類何也彼明知行文有點竄故非命上篇與天志中篇引文互異乃猶輯作太誓逸文知尚書大傳多異文雜說而不知墨子亦然如鈍根何然其中亦有一節可取者如謂太史公實未盡得安國之學安國之教太史公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五篇時

有古文說而已如問故而及大誓必當有古文說異乎民閒本之說則班固何以遺漏焉又遷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其時衆書爭出于世大抵古字皆曰古文未必十歲即有從安國游之事其閒諸家以太史公爲安國傳古文弟子之說甚允又如謂班氏不以書序當一篇而引高郵王氏之言曰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其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篇又頗雜采左氏傳書序上文稱二十九篇下文稱又采書序文法如是是班氏不以書序入二十九之明證其閒諸家以書序當一篇之說亦甚確唯此二條其言實不可沒故論及之嗟乎古文行已二千餘年經老師宿儒鴻材碩學詳徵博攷特定以行世以爲可信則讀之已耳以爲可疑則闕之已耳果何所據而敢於僞之乎既求僞證不得於是騁其欺人之技公然杜撰竄改以攻之夫亦不可以已乎有心世道者當同此浩歎焉不宣

與竹坡論孔序二十五篇書

龔定菴妄論孔序稱二十五篇之謬謂此村塾之子目幷不見漢書而欲誣孔壁者噫何言之誕也夫孔序爲西漢人作在班固漢書之前其文已入昭明文選何所據而僞之乃自見有東漢而不見有西漢自誣孔壁而反以齮齕他人愼矣夫孔序與傳並出西晉初已立於學西晉去東漢不過數十年漢末宿儒尚有存者必有質驗乃行於世孔序五十八篇總數證之劉向別錄班固藝文志皆同鄭注故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惟增多之數兩本分併各異此證之今文卽有例者乃龔氏絕不平情論事硬執漢志之十六篇繫言合此數則眞不合此數則僞反謂人自不見漢書試思漢志班固自注古文五十七篇何又云以者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夫二十九篇加十六總四十五篇耳顯與自注之五十七篇不合安問孔序哉龔氏謂人自不見漢書不知渠曾見此漢書否若謂劉班必有分併之法則孔序明著其目而詳言之劉班未著其目而渾言之此當譏劉班之略何反執此以譏孔序之詳略者眞而詳者反僞則羣

書皆可焚矣況班志上斷于堯下訖于秦二語毛西河謂班固襲孔序爲之其語直確在反覆之徒必反以爲孔襲班志不知苟屬僞造旣知采及志語豈反遺其篇數無是理也近儒欲攻孔經先攻孔序明明西漢大儒所作乃一切舉而僞之據東漢以攻西漢而於東漢之書先不能辨大言欺人欲以傳信於天下後世難矣更可駭者生平本朝去西漢已二千餘年乃率憑胸臆擅將古人一切事實盡更張以就己說如謂伏生不應誤合數篇劉班不應以五十八篇屬之古文不知伏生傳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國傳古文五十八篇習於載記熟在人口此不能以欺三尺童子者乃閻氏竟敢倡言無忌若此蓋流弊之所漸染則然也吾不能不歸咎於閻惡之作俑矣不宣

　與楊定甫侍御論舜典二十八字僞書二十四篇書

昨談大快論舜典二十八字前人亦多疑之品獨信之蓋有故焉魏高堂隆引之爲曰若稽古帝舜建皇授政改朔中候引之爲曰若稽古帝

舜欽翼奐象兩書同引一詞而改其後句王鳴盛遂以爲出於緯書不知後人采用古書乃事之常諸家論事倒置本末品深不然之昨讀南史有云呂尚盜陳恆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正同此種乃知六朝人已有識之者然此事亦可比例以觀旁通而得如今文堯典有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此虞書起例據書序明有舜典豈舜典獨無之也且史記堯本紀則曰帝堯者放勳舜本紀則曰帝舜者重華離騷云就重華而敶辭王逸魯靈光殿賦襲其詞爲曰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襲其詞曰濬哲文明允恭淵塞劉備又摘元德二字爲字書序有堯聞之聰明乃使嗣位即元德升聞乃命以位意也蹤蹟可驗如此我輩生千載後不獲與古人質證者訂之法只合如此自諸家顛倒是非反末爲本曰此皆出於采輯夫既據本采錄矣有何忙迫而致錯誤與原文大相徑庭（如顧亭林所指孟子王曰無畏寧爾時類）是又與其采輯之說自相矛盾矣然二十八字自東晉以至齊梁舜典既分闕而不補各守其

本不敢妄增姚方興乃武人非能造經典者此必魯國桓公趙國貫公流行民間之本抑或孔季彥以家業授門徒數百人流傳之本故孔穎達云事雖久遠流行民間故得猶存方興得其本上之旣不行用至隋酒購募得之梅賾本與方興本一有一無此亦如詩彼都人士二十四字齊魯韓三家無之而毛詩有之卽其例也至諸家以正義二十四篇爲鄭逃眞古文只坐錯會未及詳考此二十四篇中有咸有一德武成篇目康成皆注爲亡康成何曾見此二十四篇哉且西漢只有二十九篇至馬始分爲三十四篇此見於釋文正義者明有篇目可指而泰誓三篇馬鄭皆疑爲僞除此三篇加以馬鄭所分不能入算則以二十八篇合之二十四篇總五十二耳此盜作僞者止知援三十四篇起數而造以足之明出康成分篇之後而謂此爲孔安國五十八篇之眞古文哉孔安國大序云古文四十六卷卷數同而篇數異此自分併不同之故四庫各書多有之諸家有心齮齕竭不援他書以比例况班志亦無

二十四篇之說若此二十四篇即十六篇則當云得多二十四篇不得展轉重計矣穎達謂此爲僞書則甚確而推之以加於歆向賈班則大誤此宜分別言之者也諸家始由誤會隋志謂梅賾僞造經傳而不知隋志明言有經亡傳梅賾始上孔傳古文立學在晉武帝初（見前程疏）孔傳已爲各家所引繼亦似知其誤則以爲古文僞於王肅蓋亦論辨者識其無確證則又以爲古文亡於東漢而不知漢史明言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其子長彥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頃又似知漢晉皆有古文則以古文爲正義僞書二十四篇屬之康成以爲幟志而不知自晉至隋孔鄭並立苟有二十四篇與二十五篇并列彼此迴異豈無一人覺察而辨其孰眞孰僞者蓋六朝猶見兩漢人書孔鄭二家各習其師毫無異議至近代諸家乃有此臆說耳夫書文之異同雜說之淆亂援引之增減見於尚書大傳許氏說文困學紀聞及各傳記者難更僕數諸家皆高才博學豈不知此但必迴護初說唯倒門牓並非解經江藩

藩作漢學師承記有不知古人之僞者不入漢學品藻謂其於漢學古文源流尚未究析不解其所知古文之僞者果據何書其僞安在只爭門戶不復計及聖經夫今日所資以考古文者史記兩漢書經典釋文隋志正義耳諸家捨此亦別無他書也諸家動言據史漢以駮隋唐而不知數書實同一指互相發明史漢文簡易於假借隋唐文詳難於附會諸書尚在平心考之不難得其底蘊貫鄉賢毛西河冤詞一書最具卓識近人藉爲口實而諸家亦不敢背議其中一字益毛氏所據皆原書諸家所據多臆見也雖曰據書所論非書本旨品初怪之及尋其竄改揑造等處乃知出於誤會者半出於有心者半毛氏亦有微失大致實爲精確品學識淺陋何敢妄毀諸賢但就其所論證以各書原旨未免歧中又歧貽誤來學鄙意此爲聖經攸關亦經學中一大疑案諸家徒以莫須有三字定獄何以服天下辨之無他唯在實事求是而已擬將拙著尚書辨惑十八卷析疑一卷釋難二卷商是一卷就正而撮略

書大意率陳左右不宣